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十

起丙子漢章帝建初元年凡五十年
盡乙丑漢安帝延光四年

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

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詔二千

子丙

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
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
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
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群生
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
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類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
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資務為
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
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
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

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

集覽

陳留古兗州郡今開封屬縣冠軍縣名屬南陽

質實

陳寵沛郡相人

依寬厚云

第五倫長陵人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冠軍縣名注見武帝元朔六年

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

段彭等擊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中郎將鄭衆上疏曰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鑿山為井糞弩為糧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耻宜蒙顯爵以厲將帥詔拜恭騎都尉悉罷戊巳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剄至于寘王候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

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

尉頭西域國

質實

車師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名南接疏勒

質實

西域國名注見唐高宗調露元年

年王門

質實

關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班超安陵人固之弟

質實

龜茲西域國名注見光武二十二年

見武帝元狩元年

書法

多事甚矣充國之留屯也書曰留充國屯田湟中此則曷為以班超留屯書不予超之專留也

地震○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籟賦與貧民

集覽 上林池籟 上林注見

秦始皇二十六年池籟 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書法

元帝之篇書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矣於是復書志仁民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發明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與民同之自後世開廣苑囿而後貧民失職今章帝初元首以上林池籟

賦與貧民亦足見以有餘補不足之意矣書以美之宜也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哀牢王反郡兵擊斬之

質實 統一

志云哀牢古國名本西南徼外之地漢武帝於此置不韋縣屬益州郡東漢永平初置瀾滄郡尋改永昌郡治不韋州都督府後為南詔蒙氏所據歷段氏高氏皆為永昌府元初於永昌立三千戶所隸大理萬戶府至元間置永昌州尋陞為府隸大理路及置金齒等處宣撫司治於此本朝初仍置府又立金齒衛尋省府以金齒衛為軍民指揮使司隸雲南道

二年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守其地

質實

伊吾盧屯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

書法

特筆也其特筆何虜所必爭地也

○夏四月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帝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教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

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閱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蚕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祭府然而後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後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况於行

集覽 濯龍門上濯龍殿名殿門之令乎太后深納之

集覽 濯龍門上濯龍殿名殿門之曰畫偃青講綠幘崔豹古今注韜襪衣也乘輿進食者服之徐氏曰襪揜衣袖蓋以韜韜其袖恐汚食飲假借

溫言假借並去聲以溫和好語褒美之織室前書有東織西織屬少府平帝殿置織室服官注見元帝初元元年齊三服官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吳王春秋吳公子光也借號稱王劍客謂專設諸輩光皆善客待之故百姓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創瘢創讀曰瘡刀所傷也瘢痕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楚王春秋楚靈王圍也墨子曰楚王好細腰而國人多餓死戰國策莫敖子華對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高結結讀曰髻束髮也四方全匹帛古者製帛長丈八尺曰匹言城外四方皆効為大袖將費帛全匹也未幾後稍不行馬廖本傳注劉貢父曰案文有未幾字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

正誤 綠襦今按構單衣也故云衣去聲時蒼頭必多未必皆以韜韜袖楚王好細腰今按墨子亦云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此言官中多餓死恐但謂婦女耳

詔齊國省冰紈方空縠

集覽 詔齊國省冰紈方空縠本紀注紈素色冰言色鮮潔如冰也縠紗也方空言紗薄如空即今方目紗

也縠紗也方空言紗薄如空即今方目紗也前書齊有三服官今詔齊國簡省之

○燒當羌反秋

八月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

質實

燒當羌注見桓帝中元二年馬防扶

風茂陵人援

第五倫上疏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三年春宗祀明堂○馬防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

恭獄免其官

馬防既徵還留恭擊餘寇所降凡十三種數萬人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書法

於是恭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望劾恭恭為免其官病帝也明德太后痛抑馬氏而小人諂附已如此則以帝欲尊重舅家之意有以來之也

發明

光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未嘗假借戚里至顯宗承統尤切加謹是以建武永平之間政事清明為中興首肅宗繼之雖寬大長者有光前烈而馬防外戚浸失初意前此大旱之時嘗欲封爵諸舅賴

太后不從而止未幾遂以馬防偕耿恭將兵擊羌雖曰幸而成功然防甫召還恭以罪免至冬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賞豈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

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爾然則外家之勢比先朝為如何耶綱目書防恭擊羌破之詔召防還下恭獄免官則恭有功無罪曉然甚明固已不待參考而後知其為防所陷矣未年馬氏少衰而竇氏

遂熾爾宗之政若此熟謂其果優於先帝乎

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右勲之女也

質實

質實扶風平陵人融之孫也

夏四月罷治虜沱石白河

考異 提要漏治字

初顯宗之世治虜沱石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筭帝以謁者鄧訓監領其事

訓考量際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用
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都慮河經行地名慮音問**考量際括**考
究量度也際亦括也際括撮其要領也

質實厚元河名
注見帝玄

冬十二月以馬防為車騎將軍○有司奏遣諸王歸國不

許

上性篤愛不忍與諸
弟乖離故皆留京師

發明

既不許矣而猶書之者
所以著上之友愛也

四年春二月太尉融卒○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五

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

考異

馬廖上亦
漏舅字

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聞
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

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
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

就第

集覽方垂方謂四方也垂遠邊也日夜惕厲書問命
危屬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愆咎

以鮑昱為太尉桓虞為司徒

質實

鮑昱上黨屯
留人永之子

○六月皇

太后馬氏崩

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
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安車

一駟宮人二百雜帛
黃金錢二千萬而已

秋七月葬明德皇后○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

經同異

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為
後世則詔大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

卯巳

辰戊

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
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
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固超之兄也
集覽 章句之徒注見明帝永平二年
白虎觀在北宮承制問承奉制詔以問議五經事白虎
議奏今白虎通是山堂考索曰白虎議奏凡四十篇今
所存本乃四十四卷篇首於爵終於嫁娶
大抵皆引經斷論却無稱制臨決之語
質實 蜀郡成都人
人魏應任城人淳于恭北海淳于人丁鴻穎川定陵人
樓望雍丘人桓郁沛郡龍亢人榮之子班固安陵人賈
逵平陵人廣平國名
注見武帝元符四年

書法

宣帝之篇堂書會石渠講五經矣
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嘉尊經也

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

詔所舉以巖穴
為先勿取浮華

集覽

巖穴猶言林泉也謂士
之隱於巖穴之間者

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遠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薄
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
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
集覽 思遠猶言希望
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也
有所待也側席異聞側席為敬不敢正坐也異聞前所
罕聞者所以體貌賢良欲來規諫也子大夫顏師古曰
子者人之嘉稱也大夫掌顧
問應對故舉其官而稱子焉

書法

直書其事而貶義見矣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
七而書舉事者五求言者三詳文帝二年惜也

帝之善未盡也是故上書徵有行義者下書賜帛遣
歸而昭帝之失見矣上書舉直言極諫下書以直言
士補外官而章
帝之失見矣

發明

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可也以補
外官毋乃憂其未而失其本乎直書于此蓋譏

爾之

太傅熹卒。遣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

巳辛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
 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
 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
 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
 衍不比燉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臣超
 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
 萬年之觴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
 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
 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餘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
 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遂與幹擊
 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功乃上
 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集覽 莎車注見武帝元鼎二年竊冀未便僵仆私竊冀
 望我未必便死弛刑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義
 從西羌種名居湟中番 **質實** 平陵縣名注見
 辰姓名史炤曰番音潘新莽地皇三年

六年夏六月太尉昱卒。是月晦日食。秋七月以鄧彪
 為太尉質實 鄧彪南陽新野人。以庶范為蜀郡太守

午壬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
 更相隱蔽燒者日厲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
 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庶叔度來何 **集覽** 民安作作
 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集覽** 則護反 **質實**
 庶范字叔度杜陵人

書法 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矣於
 是復書庶范皆良吏也自是以至漢末裴潛張
 疑其庶幾焉若夫祝良李固張綱
 獨以能平盜賊稱則所遇之異也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
 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帛器物無
 不充備既至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升殿乃
 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乃下上為之興
 席改容皇后親拜於內 **集覽** 沛濟南東平中山王按東
 皆鞠躬辭謝不自安 **集覽** 漢紀云沛王名輔濟南王
 名康東平王名蒼中山
 王名馬俱光武之子也

三月歸國詔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書法 未有書留者書留東平王蒼特筆也交予之

○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案之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集覽**厭勝厭益涉反廣雅云厭者鎮也小黃門注見武帝征和二年**質實**同輿王八年岐縣清河國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百陵蔡倫桂陽人

發明 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誣陷也自光武寵陰后而廢太子故肅宗踵而行之如出輒詒謀不足以詔後嗣服不足以增光書之于冊皆可愧矣

秋八月東平王蒼歸國

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集覽**顧授人曰顧付

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質實 偃師縣名注見唐肅宗至德二年河內郡名注見桓

帝延熹九年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獲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集覽**行秋稼行下孟反巡視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田禾也脫粟米之粗粉者僅脫去其殼也瓢飲以瓢而飲不用器皿也

書法 書遂至何遠也與書不至而還者異矣詳明帝永平四年

封蕭何末孫熊為都侯

實

高帝六年

書法

末孫何不得其世也成帝之篇嘗書封蕭何之世孫喜為都侯矣於是再書加念功也蕭何之

後綱目
詳書之

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達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祢之深思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諡曰獻中傳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實

原陵

光武建武中元二年顯節陵注見明帝永平十八年

下梁竦獄殺之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兩貴人皆集覽注見桓帝延熹八年飛以憂死章九真注見武帝元昂六年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不能教勤子象皆驕奢不謹揚終與廖書戒之曰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放縱無行之客覽念前任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數加譴敕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讎於是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右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慕田廬以慰朕渭陽之情光比防稍為謹密故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伍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

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
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
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
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
之所至願也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
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
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
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况小民哉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惧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
乃得解使以田還主司馬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
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
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
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
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集

覽

長君謂后父馬援也長音展兩反許侯謂馬光也封
於許渭陽之情秦國風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察春

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
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驪姬諸申生申生自殺又諸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
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

下維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

吾是為惠公卒子圍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
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文公秦康公之舅也時康公
為太子其母穆姬已卒康公送其舅于渭陽念母之不
見別其舅而懷思焉渭水名注見高帝五年秦時都雍
至渭之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椒房注見昭帝
始元四年省闈注見武帝後元一年禁闈沁水公主明
帝女也沁水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陰喝顏師古曰陰
喝猶噎塞也陰於禁反喝一介反何用愈趙高指鹿為
馬用猶以也愈猶差也指鹿為馬事在秦二世世三
年毀服毀滅損也皇后自賤降故自損其衣服

正誤

長君退讓之風今按文帝立竇皇后弟廣國與兄長
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為選士之有節行
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今馬
廖等皆太后兄故楊終引竇長君為比非指援也陰喝
今按陰如字喝許曷切訶也亦作喝史記恐喝諸侯謂
相恐脇也何用愈趙高今按愈猶勝也言與趙高寺也

周紆為維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彊以
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寶寺輩豈能知賣菜傭乎

於是却吏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踟躕京師肅清竇篤夜

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

獄數日集覽周紆紆邕俱反字或作紆踟躕踟亦作局

詩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箋云

局踏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上下皆可畏怖

貫出貫市質實周紆下邳人雒陽縣

夜反赦也質實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

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

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拘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

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之讒恐見疑於當

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

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

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

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

快意留之集覽三至之讒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

非忠臣也告其母母不信三至而後信之內省不

疚語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

疾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以鄭弘為大司農

甲甲

以鄭弘為大司農

舊交趾貢獻皆從東治汎海沈溺相繼弘奏開零陵桂

陽嶠道自是夷通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

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集覽嶠道注見

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民帝從之集覽嶠道注見

十九年質實零陵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桂陽郡名

嶠南質實注同上一年一統志云東治漢之縣名屬會

稽郡漢末改曰東候官吳屬建安郡晉折置原豐縣為

晉安郡治隋開皇中始改原豐為閩縣五代時閩改長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首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

寢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曰夫國以簡賢為務

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

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銀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間者多從即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番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皆納之

集覽

孟公綽優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見語憲問篇番夫捷給三年絳侯木訥絳侯周勃也高帝拜為將軍定三秦攻項籍擊滅荼以功封侯食

管實

韋彪扶風平陸人賢之曾孫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林然動心宜及秋**集覽**掠者唯得榜笞立劉伯莊曰掠冬治獄明為其禁**集覽**音亮考掠也榜音彭字或從手即笞也榜笞輕刑也應受榜笞者以一人皆之令其立而受刑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箠長短有數箠主藥反扑撻之具漢景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竹也皆平其節

當答者答醫畢一罪乃更人**鈗鑽**鈗通作鈗其廉反鑽作喚反倉頡篇曰鈗鈗也鈗從蓋反說文在項曰鈗在足曰鈗鑽贖刑也鑽去其膝蓋骨

書法

景帝之世書詔治獄者務先寬於是再見然帝之寬厚長者又有大過於景帝者矣

八月太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帝南巡

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時命司空自將徒**集覽**設儲時陳如反積也時通作侍音夫紀反具也顏師古曰也徒供徭作者支通作枝捍也柱通作柱音冢與反撐也小柱為枝爾雅隄謂之梁柱梁即橋也凡橋有木梁石梁舟梁皆謂之橋耳

正誤

自將徒今按不必言司空親自將徒此但謂官司自備工徒脩理不役民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耳夫

暉嘗為臨淮太守直善政民歌之曰疆有自遂南陽朱
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
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脩均輸法
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
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
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
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
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
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
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
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
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覽

南陽朱季朱暉字文季故曰朱季南陽郡宛邑人黃髮猶言黃耆也皆老人之稱謂白髮落而更生黃者

集

署議

署謂簽名也雷同雷古雷字雷同附和之義也雷

震驚百里而百里一事故事無可否而同之者謂之雷

同記曲禮曰無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

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楚辭九辨世雷同而炫耀兮

文公集註雷聲相以有同無異也

正誤

黃髮無愆今按書秦誓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註黃髮賢老

質實

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

也言謀于黃髮之人則行事無所過詔意則謂朱暉等賢老之人無過也

十一月還宮○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
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
謗先帝刺訛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
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
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
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
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
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
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
以此事關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
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
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
桓公異哉臣恐卒然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
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

重誅書奏詔勿問

集覽

已忘其前善為句孔僖傳作忘其前之為善注武帝末年好神

仙征伐四夷信巫蠱戶口減半鄰房生房太學中房舍也生太學中生負也其鄰房之生姓梁名郁親揚其先

君之惡以唱管仲唱導引之義齊襄公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群弟恐禍及故

次第糾奔魯管仲傳之次第小白奔魯後公孫無知弒

射中小白帶餉小白於魯魯亦送糾而使管仲遮魯道

以為大夫此是親揚先君之惡以唱率管仲也蘭臺漢

官儀曰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

州刺史又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

及後恣已忘其前善今按及後恣已四字當為一

句言恣其已之款也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今按集覽援引雖詳而不見親揚其惡之事國語魯莊

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迎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

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

女是崇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

敢問為此若何管仲乃對以致霸之術云云

書法

一令史耳何以書錄賢也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

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

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

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後之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

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

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損棄兄感其

言遂為庶掾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

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牛酒

廬江

郡名注見景帝四年東平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

南陽

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一統志云安陽漢之縣

名屬漢中郡晉改安陸縣屬魏興郡南齊屬安陸郡隋

屬西城郡唐置西安州貞觀初州廢屬金州至德初改

書法

嘉賞善也終綱目書賜穀二是年齊甲戌年魏常珍皆羨也賜民穀不與焉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其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

集覽

往者妖言大獄明帝時楚王英與顏忠等造圖書謀逆禁錮禁止錮塞其仕進之路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

詔曰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筭一歲著為令

集覽

復其夫勿筭一歲復注見高帝五年

勿筭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書法

漢初書令民產子復勿事志仁政也高帝七年於是復見帝誠長者矣

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惛惛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

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馬

集覽

惛惛無

本反惛拍逼反顏師古曰惛幅至誠也無華不事文采也

質實

襄城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五年

二月行四分曆

太初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天上命編訃寺綜校作四分曆施行之

集覽

綜校錯綜而校正之

帝東巡

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實

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任城國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

耕於定陶柴告岱宗宗祀明堂二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

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
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
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卽中

集覽

祭天告岱宗 祭告燔柴

山也為四嶽所宗故曰岱宗爾雅祭天曰燔柴天高不
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煙上通也書舜典至于岱宗

柴馬融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先登于位告于
天也關里 韜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關

里其中在孔子宅從征記云關里背洙面泗即此也案
孔子生在鄒長徒曲阜仍號關里素王紀事云廟東南

三里一本作南十里有二石闕蓋里門也因名關里六
代之樂 周六代樂記雲門黃帝樂也言其德如雲之所

出民得以有族類咸池堯樂也堯能禪舜均刑法以儀
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磬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大夏

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大濩湯樂也言
湯以寬治民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也武

王伐紂言其德能成武功 質實 定陶縣名注見秦一世二年一統志
德能成武功 質實 云關里在兗州府曲阜縣西二里魯

城內即孔子所居之里按千家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
酒大射於孔子家族氏因以為齋藏孔子衣冠琴瑟車

書至漢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
居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敢壞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又

高帝過關里以太牢祀孔子皆此今為宣聖廟

至東平祠獻王陵

質實

東平國注見獻帝興平元年獻王陵在兗州府東平州北峴山上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
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

坐哭泣盡哀獻王之婦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榻以王
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

聞之皆引見 集覽 羽反

夏四月還宮假于祖禰

集覽

還宮假于祖禰 還讀曰旋返也東巡而返記王制禰假于

祖禰假通作格書舜典禘格于藝祖用特祭氏傳曰格至
也至于廟而祭告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

告于祖禰禘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書法

綱目書巡二十九始皇五武帝七煬帝三帝亦
三書焉而書辭之詳亦莫如四君者然始皇武

帝誇功德求神仙煬帝盛儀衛矜服遠皆奢欲之
發也唯帝則舉古典崇先聖文治彬彬視三君天
矣故還宮未有書假于
祖禰者於是備書之

○秋七月詔定律母以十一月報囚

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其定律無以十
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三微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或書王正月或書王二月或
書王三月三正者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

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取
法焉十一月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

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始芽而色白白者陰
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正月萬物芽甲而出其色皆黑

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王者扶微理弱幸
成之義母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毋禁止之也論囚曰

報謂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鞫獄斷刑之政又
詔曰立春不以報囚謂立春

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

冬南單于與北單于戰破之

考異 南上漏匈奴二字一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畔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
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至是南單

于與戰於冰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
前既和親而南匈奴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

塞謂宜還南所掠以慰安之詔百官議鄭弘第五倫等
以為不可桓虞袁安等以為當與之虞延斥弘倫亦變

色司隸舉奏弘等皆免冠謝詔報曰事以議從策由衆
定閭閻侃侃得禮之容寢默抑心非朝廷福君何由而

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
其下之也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

受其曲其敕度遼及中郎將倍崔南匈奴所得生口
以還北虜其南匈奴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度遼將 正誤 度遼今按後漢書南匈奴傳明帝永平八
年吳棠始置度遼營以吳棠行度遼將軍事章

帝建初七年坐事免以張掖太守鄧鴻為之
二年鴻遷大鴻臚以皇甫稜為之今章帝元和二年

度遼則 質實 注見光武建武十年表安汝南汝陽人

延陳留
東昏人

書法 蠻夷相攻不書此何
以書戰勝受漢賞也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書法 志仁政也故通鑑
不書綱目特書之

發明 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如以園籞與民禁治獄
慘酷除妖惡禁錮廩贍貧民賜胎養穀之類無

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廩給嬰兒班班見於史
冊綱目書之足以繼美文景光增前烈嗚呼自是而

後漢治
其衰矣

○帝北巡耕于懷質懷縣名注見周顯王六年

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
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

集覽 駢馬
記曲

禮注疏車有一轅四馬中兩馬夾轅
名服馬兩邊者名駢馬一名駟馬

三月還宮○夏四月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而卒

鄭弘數陳實憲權執太盛奏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吏與
光舊因以告之憲奏弘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印綬弘

自詣廷尉詔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曰竇
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

王氏之禍兩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
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

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
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書法 凡書收某印綬皆無罪之辭也是故收董賢印
綬不書收竇憲印綬不書收侯覽印綬不書

以宋由為太尉○五月司空倫罷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
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
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

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
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程子曰兄弟之子猶子也

而倫視之有異焉是即私矣

集覽 頁白貞 繁精白

以表安為司空○燒當羌反

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兵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婦必不復犯塞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解散

集覽 迷吾須

正誤

迷吾今按須當作湏後漢書湏良燒當之玄孫子湏吾湏吾子東吾東吾

諸弟迷吾等則湏良之孫也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

質實

疏勒國名注見唐高宗調露元年

南道 遂通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徐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

依禮條正

集覽

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謂彼是此非故久是用不漬于成文公集傳曰古語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會聚議禮之家相爭不定也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記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又曰大章章之也注夔

舜時典樂者也大章堯樂名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列子黃帝篇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止夔一足矣言堯之樂官止一夔而已群書考索亦載呂氏春秋堯命夔為樂丘如山林溪石之音拊石擊石以象上帝五

磬之音按五弦之琴作為十五弦命之曰大章孔子家語五帝德篇宰我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夔龍典樂王肅注云舜時夔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

時龍亦典樂者也案此說則**正誤**堯作大章一夔足矣非止一夔矣亦與樂記不同

舜蓋申命之耳自書稱伯夷讓于夔龍後世多連言之未必龍亦典樂書曰龍作納言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夏六月司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夏六月司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夏六月司

亥丁

徒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司空質實任隗南陽宛人光之子

秋鮮卑擊北匈奴斬優留單于

書法蠻夷相攻不書此其書何受漢賞也據宋意書北匈奴自書大人雲中捐夏多矣於是鮮卑斬

之中國之幸也

○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其子迷唐據大小榆

谷以叛集覽大小榆谷正義曰榆溪名括質實一統志云

此緣山瀆水以廣田畜故致強大常雄諸種居○改元

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

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

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質實何敞平

書法改元不書改此何以書譏信諛也是故漢好言者之諛而改章和則書改元魏惑謙之之誕而

改真君則書改元隋信袁充之誣而改仁壽則書改元皆譏之也

八月晦日食考異晦字漏

○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曹

褒奏所撰制度質實曹褒魯

曹褒休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

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

一故但納之不質實國薛人

書法制度何前所詔定禮也然則曷為不以禮書之不成之為禮也雜以識記是以為禮乎書曰

所撰制度以為徒褒之所撰云耳是故不成之為禮則則曹褒前書定禮而後書所撰制度苟成之為禮則張說前書定禮而後書開元禮成二十一年

發明去年方書詔曹褒定漢禮今年已書奏所撰制度何其易耶夫以先漢禮儀定於叔孫後漢儀禮定於曹褒一代大典乃出比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班超發于賓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温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四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徵于賓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集覽 温宿

西域小國名徵于賓實于賓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

建武廿二年莎車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烏來朝

子戊

上篤於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為虛何敬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而賞資過度損耗國資夫亦應有度明公位尊任重責大憂深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

淨費賑血 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尚書朱意上 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

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磐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 發遣歸藩以塞衆望 **集覽** 羨以淺反 **正誤** 西平王羨無音當 **實實** 宋意南陽 如字讀 **實實** 安衆人

帝崩

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范曄** 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奇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徃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 **集覽** 察察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集覽** 察察曰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林希逸曰義曰悶悶不作聰明察察煩也碎

書法

賀善贊曰章帝之篇綱日書詔十六為愛民恤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而又垂意禮樂

尊師重學其失者獨廢太子殺梁
竦二事耳所謂白璧之微瑕也

太子肇即位

年十
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敬陵

質實 一統志云敬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太后臨朝

實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第篤景瓌皆在親要
崔駟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
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為賢臣近陰
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
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
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覽 內幹機密幹與堯通注見成帝陽朔二年堯執樞機
馮野王字君卿宣元時人陰衛尉陰皇后弟陰興也
鑒于有殷謂當以前人為監戒也周書召誥不
可不監于有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平陵人融
之曾孫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實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
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修身
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雖批之怨莫不報
復以韓紆嘗劾父勲獄令容斬紆子以首祭勲冢
集覽 委隨委曲
隨從

書法

哀帝之篇王莽秉政嘗書百官總已以聽矣於
是再見則實憲意也實憲以彪仁厚委隨故尊
崇之得自恣彪雖有愧此名而視莽駿之專則異
矣終綱目書百官總已以聽三王莽鄧彪楊駿惟
彪無責焉

發明

百官總已以聽此古冢宰代其君諒闇之任也
鄧彪何人乃敢當此其實實憲隆以虛名使之
為已利爾新莽假此以移漢祚鄧彪假此以附權
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綱目書之皆不沒其實亦所以

垂世
鑒也

諸王始就國

書法

書始何著章帝之友愛也先是有司奏遣諸王不許至是而後始就國帝之友愛蓋終其身焉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旱○冬十月侍中竇憲

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考證

當加舅於侍中之上。謹按凡例曰凡親戚貴重者書其屬以著與政之禍後倣此

北匈奴亂降南都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疆者為雄弱者屈服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蓋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內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

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內無功

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

安即危矣會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官省之權遣容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為

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何敞說未由曰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

府執事以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敞請獨奏案之於是

淮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

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

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伐北匈奴

舍反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文公集註受財曰貪愛

取其財曰憚曹職主盜賊者親至發所發所質實

志云郡鄉漢之縣名屬涿郡東漢末廢之故城在順天

子之府涿州西北又名西鄉城韓稜舞陽人耿秉茂陵人國

書法 前書太后臨朝矣以鄧彪為太傅以遺詔罷蓋

將軍刑賞兩失之矣北匈奴書擊已降以為

發明 實始正主名蓋即致于重辟以正王誅既不能然乃

聽其以擊虜自詭烏有假天討之威驅無辜之民置

之鋒鏑之下以為罪人逃死之地哉憲之禁逆固自

不可勝誅然主之於內以成其惡者誰實尸之故綱

目特正其本不曰憲請北伐而曰太后以為將軍使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來賜小月氏胡訓擁衛

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且禁護

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

有用遂開城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即解去

由是淫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聞我曹今鄧使君待我

以恩信乃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

遂撫養教諭莫不感悅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號吾將其

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

唐乃去大小**集覽** 號吾燒當羌種**質實** 鄧訓南陽新

榆泉悉離散也迷吾之弟**質實** 野人禹之子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鄧訓掩擊迷唐大破之諸羌來降

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船置單上

度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

壁 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

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屯田修塢

營居曰文曰**正誤** 納質今按質當音致

實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

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

四巴

通鑑綱目卷十

漢和帝永元元年

十五

上輒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唯表安任隗免冠固爭前
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共上疏曰
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
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民者必
有天之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是以聖
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
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
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群僚而大
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
恤其言乎上觀天下獨奈何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
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太后不聽又詔使者
為篤景起印第侍御史何敞上疏曰匈奴無逆節之
罪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復為篤景
繕修館第彌街絕里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
工匠以憂邊恤民書奏不省寶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
書僕射到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
莽以誠國家又因朝會屬音正色誡憲等以伐匈奴起
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敬上疏曰壽機密
以近臣巨枚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義
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

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
無窮壽得咸死徒合浦未行自殺
建武十
六年

曾實 魯恭平
陵人

書法 於是寶憲專橫壽數言之憲遂陷以誹謗何敞
徒何甚漢也書曰下到壽吏壽
自殺若死於獄然所以甚之也

發明 到壽下吏不書有罪則其無辜為甚明前此肅
宗朝書詔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而卒

事亦類此皆以忤憲故也夫以肅宗之明使寶憲得
肆其姦則幼冲之主將若之何此固到壽之所不得

免而君子則深為
肅宗追惜者也

夏六月寶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寶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單
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
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司馬
吳況奉金帛遺北單于於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

集覽

稽落山匈奴中山在燕然山南

質實

一統志云

受拜燕然山注見武帝征和三年
鞞鞞國之塞三千餘里後漢車騎將軍竇憲率羌胡兵
出塞與匈奴戰于稽落山大破之斬獲甚衆憲遂登此
山勒石紀功令班固銘曰錄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
截海外曼其邈兮巨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載兮
振萬

書法

書勒功何竇憲汰也故不書

發明

刻石燕然世之馳志撫掌者率喜談而樂道之
網目書此亦予之乎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六

秋七月會稽山崩

質實

一統志云會稽古地名禹會諸侯
于此計功命曰會稽少康封少子

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曰於越春秋戰國時為越國後
為楚所併秦滅楚置會稽郡治於吳此地屬焉東漢順帝
時始以吳置吳郡而徙會稽郡治山陰晉為會稽國咸和
中改會為會稽郡劉宋置東楊州領會稽等五郡隋初郡廢改
東楊州為吳州治會稽縣大業初改越州尋為會稽郡唐初
復置越州天寶初改會稽郡乾元初復為越州置浙東觀
察使治於越廣明初陞義勝軍乾寧中改鎮東軍五代錢
氏以越為東都宋仍為越州紹興初始陞紹興府元改紹
興路本朝復為
紹興府隸浙江道
○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
考異按封拜
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則此當如王鳳等書舅竇憲據建
寧二年書以董貴人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永興二年書
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重以貴人兄子初以乳
母之子尚書其屬則此條不書舅傳錄闕漏耳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平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
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
略婦女擅發緣邊突騎表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
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
河南尹阿府責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瑗獨
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上封事曰爰而不教終至

凶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
元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倂誅戮無罪臣故區區誠
不欲上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議下使
憲等得長保其福祐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
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
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敬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敬輒
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
集覽 突騎注見帝玄更始三年
敬重敬無所嫌梧焉
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注不過奢以僭上不過儉以
偏下偏迫也誓泉之譏春秋鄭莊公母武姜謀弒莊公
公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嫌梧梧與忤同五故及逆也

大水

庚寅

二年春二月日食○竇憲遣兵復取伊吾地車師遣子入

侍質實

伊吾屯名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
車師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書法

伊吾盧地於
是三書矣

○月氏遣使奉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
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
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
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矣謝攻不下抄掠無所得
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
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
罪由是歲
集覽 副王謝謝副王之名副王猶裨王也漢
奉貢獻書匈奴傳注索隱曰裨副也音頻移反
顏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葱嶺西域傳自玉門
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西河舊事云葱嶺
西域國名在天竺東其山高上悉生葱故名葱嶺
質實 月氏西戎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葱嶺西域國
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龜茲西域國名注見光武

建武二年

封齊武王孫無忌為齊王威為北海王

建武二年

初北海哀王無後肅宗以齊武王首質實齊國名注見創大業遺詔令復二國至是皆封質實桓帝未康元年青州北海國名注同上年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質實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九月北匈奴

奴款塞求朝冬竇憲遣使迎之復遣兵襲擊破之

北單于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南部黨集覽北庭注見武帝衆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元狩四年王庭

書法 求朝順節也迎之復擊之直書其事貶意自見矣

發明 款塞求朝夷狄之向化也既書遣使迎之又書遣兵襲擊破之則詐謀為益甚矣竇憲專兵所

為如此漢朝尚可立國乎

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褒新禮撰
邊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闕氏名玉已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質實一統志云耿夔之子金微山在鞏鞏國之塞可五千餘里

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竇憲以耿夔任尚為瓜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傳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歛吏民共為賂遺袁安任隗奉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脇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

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

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幹與完同如淖盜管齊李允管趙之管史記注管典也

與齊趙之權也戰國策注管管權之管言專之也喑鳴

帝極無聲袁安本傳作噫嗚史

焯曰噫音醫嗚一故反歎傷貌

於是恢諫用諸舅書奏不省乞骸骨歸

而亂賊懼矣

憲自北伐之後擅權自恣不復知有朝廷故網

目書遣兵取伊吾地者憲也書遣使迎北匈奴

者亦憲也書遣兵擊北匈奴者又憲也夫以征伐大

權初無朝命而憲專取行之今又賊殺尚書官長其

罪當如何哉前史雖述憲風迫而死然尤未正其名

至綱目始書憲殺而後其罪益著况樂恢已乞骸去

國而綱目特奉其官者正以著恢不失其職重憲之

罪爾噫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漢氏之不亡豈非幸歟

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

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

黷札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左丞

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按率奏論為城旦

書法

綱目書來朝多矣未有書來會者書來會何憲

發明

憲人臣也天子遊幸則當朝于在所而書曰來

會者

所以著其權勢之盛若敵國云爾履霜堅

冰可

不

畏哉

龜茲姑墨温宿諸國來降

實實

姑墨國名注見安帝延光

七年○十二月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帝還宮

章和

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實憲請立
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表
安任魄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未安內地正以摧
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
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曰
南單于屯先父李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
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遠三世之規
失信所養寔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况烏桓鮮卑
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
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弥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執驕訐稱光武誅
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廬江周崇
辟袁安府安奉奏實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崇所具草
實氏客脇崇曰實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崇曰
崇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教妻子
若卒遇飛禍無得殞殮殮冀
集覽 於除鞬單于之名也鞬
以區區腐身竟悟朝廷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夏四月實憲還京師

之屯先父屯單于名其先父名比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匈奴南邊八部立比為南單于款塞稱藩辟袁安府辟
音壁除也除用周崇在袁安幕府宰士注見新莽地皇
二年甘心封禪書世主莫不甘心焉注謂心甘美也

六月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
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上威損下權
盛人道悖於下効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
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
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
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
以塞天意
集覽 去事已
往之事

地震。旱蝗。大將軍實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
與憲婿郭舉及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為逆
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鈞盾令鄭眾謹敏有心
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使清河王慶私求外戚
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
南北宮閉城門收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
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初河
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
寵貴群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
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救賓客未嘗
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獨得全胡氏曰竇
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胡氏曰竇
氏根據用秘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
乃能選用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眾有功由
是昭者用權馴致亡漢可勝歎哉竇氏宗族賓客皆
免歸故郡班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末就詔固女弟
曹壽妻昭鍾成之華嶠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
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壹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
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

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
甚矣○初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
曹李卻諫曰竇將軍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趨
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卻請
自行遂所不在遲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
大守獨不與焉○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與馬錢帛珍寶
充物其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
甚備慶亦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故能保其
寵祿

集覽 第磊母元疊之弟名磊其母名元鈞盾令百
苑園遊觀之處昭帝本紀耕于鈞盾弄田應劭曰鈞盾
宦者近署也有心幾幾讀作機閱機也莊子天地篇有
機城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
則純白不備外戚傳句絕欲求問外戚故事冠軍侯南
陽郡冠軍縣竇憲封邑也繩景繩彈治也以正法糾彈
竇景三宥之義注見唐中宗嗣聖七年駙致駙松倫反
以漸而致曰駙致妻昭壽妻名昭所謂曹大家也注見
後華嶠姓名也華胡化反嶠渠廟反卸曷閤反史炤釋
文音閣遲置並去聲遲緩而有折

正誤 遲置今按只如
待也留謂宿留亦有所須待也

晉也質實鄭衆南陽犍人冠軍縣名注見武帝元朔六年

年李郃南鄭人

書法於是收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耳書伏誅何正

書伏誅

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

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書法大長秋何官闕職也以宦者為之常事爾何以書賞功也自鄭衆與於大謀而宦者之權盛矣

漢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

發明實惠之誅鄭衆誠與其謀國當班賞然列爵

亡漢之禍自此始也

秋七月太尉由有罪策免自殺

以黨於竇氏故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為司空

初議立北單于惟方睦同表安議及竇氏敗帝思前議故策免由而用方睦焉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

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烏桓吏士皆

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為訓立祠尚代訓為

遣祖母詣尚尚自送至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屠譯以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

屠譯以盟屠裂其譯使共歃其血以結盟

書法上書訓卒繼書復反志訓功也

集覽

反於

五年春正月太傅彪卒。隴西地震。北單于畔遣兵追

斬滅之。

考異北。上漏。匈奴二字。

實憲既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

書法

單于未有書畔者此其書畔何漢所立也是故北單于為漢所立則書畔南匈奴稱臣於漢則

書討安帝永初三年綱目之名分嚴矣

鮮卑徙據北匈奴地

鮮卑既據匈奴故地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

集覽

萬落落居也人所聚居故

謂村落也落院落聚落

冬十月太尉睦卒以張酺為太尉

酺與尚書張敏等奏曹掾制漢禮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質實

張敏河間鄭人

梁王暢有罪詔削二縣

暢與從官卜忌祠祭求福忌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有司奏請徵詣詔獄帝不許但削二縣暢上疏深自刻責請還爵土上優詔不聽

護羌校尉賈友攻迷唐走之

賈友攻迷唐於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鳩作大航造河橋欲以渡兵迷唐遠徙依賜支河曲

集覽

河橋杜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賜支河曲西戎地禹貢所謂析支王肅云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鄭玄以為山名也河曲注見先武建武二十二年

南匈奴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宜弟安國立

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及為單于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知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是與同謀

議師子竟其謀
乃別居五原界
質實 五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

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安國立左賢王師子為單于

安國與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畔下公卿議皆以為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并力責其部眾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驚去舉兵欲誅師子師子悉將廬落入曼栢城安國追到城下徽遣吏曉譬不聽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喜為等恐并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
集覽 斷其章杜崇遮斷安國所上奏章不得達

司徒鴻卒以劉方為司徒張奮為司空○秋旱○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者斬其王廣
考異 討當作擊
考證 討當作代

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者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集覽 重譯注見武帝元狩元年重九譯
質實 龜茲西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焉者西域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五年

北匈奴降者脇立屯屠何子逢侯叛走出塞遣將軍鄧鴻等擊之不及鴻及杜崇等皆坐誅

鴻坐逗留崇及朱徽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書法 於是皆下獄死書誅正其罪也

以陳寵為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

書法 自宣帝地節元年書于定國是後百六十餘年廷尉不見於綱目矣於是復見嘉仁恕也

乙未

七年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易陽地裂。

質實 易陽郡名注見獻帝

興平二年

書法

書地裂始此終綱目書地裂三書地拆三詳戰國庚午年

○九月地震

八年春二月之貴人陰氏為皇后。夏蝗

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

質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夏六月旱

蝗除田租及山澤稅

書法

嘉恤民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旱之政者十

二書大蝗十六書蝗二十七而書恤蝗之政者十
二詳文帝後元六年世主之以災為玩者多矣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請奏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戒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質實

舞陰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

葬章德皇后。迷唐寇隴西遣將軍劉尚討破之

考異

討當

作擊與元鼎六年討西羌同

考證

討當。九月司徒方策免自殺。冬

十月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書法

東漢書右葬矣不書地此其書地何志禮失也於是妾母稱皇太后葬稱西陵非禮矣終綱目

右葬書地七年宣帝本始三年

○以呂蓋為司徒司空奮龍以韓稜為司空

通鑑綱目卷十

漢書

卷十

戌戌

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司空稜卒以巢堪為司空。

冬十月雨水。十二月迷唐詣闕貢獻。

劉尚坐畏懦免謁者耿譚設購賞諸種頗來附迷唐恐乃降

以劉愷為郎

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道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案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質實

居巢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賈逵扶風平陵人

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

考異

南上漏句奴二字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廩貸

書法

志恤民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皆持書之

子庚

十二年夏四月穉歸山崩

集覽

穉歸即巴東也今歸州是

案郡志楚大夫屈原既被放忽暫歸有賢姊曰女須亦歸喻令自寬袁崧以為穉歸之名始於此荆州記穉歸縣北

一百里有原故宅方七頃宅

質實

一統志云穉歸古地名

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尚存

楚秦漢屬南郡三國吳屬建平郡晉因之劉宋屬荆州南

齊屬巴州後周置穉歸郡治長寧縣隋初郡廢改縣曰穉

歸屬信州唐置歸州天寶初改巴東郡乾元初復為歸州

宋屬荆湖北路建炎中屬夔路元至元中陞歸州路尋降

為州本朝初廢州為穉歸縣屬夷陵州

後復為歸州以興山縣省入仍屬荆州府

○秋七月朔日食。太尉酈免以張禹為太尉。迷唐復叛。

質實

張禹襄國人

○迷唐復叛

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飢窘不立入居金城

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校尉吳祉等

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

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

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教事帝善
不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
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
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
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覽東觀漢聚書之所
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集覽東觀漢聚書之所
書即學者稱東觀為老氏咸室道家蓬萊山本傳注老
子為守藏史後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言
東觀經籍實魯丕平陵人恭之弟黃
之多也

書法

書幸東觀何美崇儒也書幸始此綱目書
幸二十有一多譏辭未有善於此者矣

秋迷唐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擊破迷
唐種人瓦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
病死其子來降集覽發羌西
戶不滿數千

雨水。冬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東脩良吏進仕路
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戶口十萬以上歲舉
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
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集覽東脩良吏謂檢束脩飭
帶脩
歸也

鮮卑寇右北平漁陽。司徒蓋致仕以魯恭為司徒。巫
蠻反寇南郡

巫蠻許聖以郡收
稅不均怨恨遂反實實巫縣名注見周
赧王十六年

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
谷左右無復羌寇踰糜相曹鳳上言燒當種合大小榆
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
內諸種故犯法者常從此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

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逼絕狂狡窺
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
憂上從之繕脩故西海郡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初成
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
諸羌叛乃罷**集覽**燒何西羌別種輸糜扶風郡邑輸音踰規
夾逢留**質實**一統志云隃糜漢之縣名屬右扶風晉省
大河也隃糜後周置汧陽郡及縣以在汧水之陽
故名尋廢郡以縣屬隴州唐宋金元
皆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鳳翔府

夏四月荊州兵討巫蠻大破降之**考異**此討字亦。六月

皇后陰氏廢死

陰后妬忌恚恨有言后挾
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書法

皇后陰氏廢何罪辭也故書死終綱目皇后書
廢者二十一而以自廢為文者三武帝陳后宣
帝霍后和帝陰后
廢書死一而已

大水。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為超求哀
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任尚代為都
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
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
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
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
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集覽**曹大家曹壽
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集覽**曹大家曹壽
書注家讀曰姑離騷經促又貪夫厥家晦庵註婦謂之
家家叶音古胡反察政言為政察察大明蕩佚史炤曰
無儀檢也前書揚雄傳簡易**正誤**蕩佚今按蕩如字佚
佚蕩注佚蕩音鐵謹緩也
惕與蕩通大槩
寬大舒緩之意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
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脩婦

業暮誦經典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勤有法度承事
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惜
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
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
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
讒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
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
問常逡巡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及為皇
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
爵鄧氏后輒哀請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集覽 外舍外戚之家內省猶言省中注見武帝征和二
年諸姬美女曰姬顏師古曰姬本周姓貴於衆國
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離立記曲禮離立者不出中
間注離兩也楚辭橘頌章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晦菴
註離如離立
言孤特也

司空堪罷以徐防為司空

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
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

生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
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
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
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
從**集覽** 甲乙科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
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後順帝更修黌
宇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見儒林傳家法注見順帝陽嘉
元年章句注見章帝建初四**質實** 徐防沛
年義有相伐文義各相矜伐

封鄭眾為鄴鄉侯

考異

皆加官者字此條分注官者封侯

自此始而不書官者亦闕漏也或云前書以鄭眾為大長
秋已加官者字然延熹二年封單超等為列侯以單超為
車騎將軍再書官者不厭辭繁况永平八年以鄭眾為軍
司馬乃使匈奴之鄭眾而非官者之鄭眾此宜書官者以
別之矧刑臣**考證** 當加官者於鄭眾之上。謹按凡例曰
封侯之始乎**考證** 凡官者封爵皆加官者字注云如鄭眾
之屬朱子特立此例以著有功之禍。夫害政亂國者非
外戚則宦官也實憲伏誅鄭眾因而封侯其用人如此則

朝廷何自而清忠賢何自而進東漢之亂實基於此惜乎
光武之業三傳而遂微朱子立此一例豈無意哉故孝和
即位之後竇憲擅殺書舅鄭眾封侯書官者用昭鑑戒於方來也
官者封侯自此始

書法

元帝之篇書官者為中書令而已未有封侯者
也官者封侯漢末之禍始此矣書官者封侯始

此終綱目官者書封十是年鄭眾安帝建光元年江
京等延光四年孫程等桓帝建和元年劉廣等延熹
二年單超等又侯覽等靈帝光和二年呂強中平二
年張讓齊辛未年魏符承祖唐肅宗寶應元年李輔
國封侯非也封王甚矣輔國

發明

鄭眾封侯何不揭官者書之蓋已見之於前矣
夫以天刑絕嗣之人而使之分茅胙土將欲襲

封傳侯豈不遠足為笑而深足為戒哉

卯癸

十五年夏四月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
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

顧復常有夢我凱風之哀選集覽早離顧復離去聲自
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切去父母也詩蓼莪

也蓼莪凱風之哀蓼莪小雅詩美七子能盡孝道爾曰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蓋重自哀傷也凱風邶國風詩曰

母氏劬勞曰母氏勞苦蓋重哀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
病苦甚矣蓼莪音六鵝宿留宿先就反留力就反宿留

躊躇待貌索隱曰若如字讀則言宿而留有所須待
也並通案後書清河孝王傳注宿留正誤選懦今按李

本作須留言行相待也字或作徇留賢曰選懦慈
戀不決之意史記律書選懦觀望索隱云懦音軟選懦

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前漢書杜欽曰議者選要音義
柔怯也要與懦通此云選懦之恩蓋謂柔怯不能斷制

是以留諸王於京師不遣就其國也懦亦當與要通並
軟音

雨水○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質貫陵一統志云章陵即春陵也

漢光武即位改春陵為章陵復其徭役後置章陵縣於此
屬南陽府晉廢之故城在襄陽府棗陽縣南三十五里
時太尉張禹留守聞車駕當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
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
臨漢回輿

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轉送
臨武長唐堯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
膳為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
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
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
害豈愛民之本其教太官勿復受獻
增韻注馬迺曰置步迺曰郵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一
候封候也司望曰候臨武桂陽郡臨武縣正義曰桂陽
五嶺之一也在
嶺南屬荊州
名五代晉時省入平陽縣宋復置屬桂陽
軍元屬桂陽路本朝因之改屬衡州府

書法

自世祖有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之書於是時
再見書美之也與書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者異矣唐玄宗天寶九載

辰甲

十六年秋七月旱。司徒恭免以張酺為司徒八月卒以

徐防為司徒陳寵為司空。北匈奴請和親

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元興元年春高句驪寇遼東

質實

高句驪東夷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遼東

郡名注見秦工政三年

書法

高句驪見綱目始此

冬十一月帝崩太子隆即位

考證

當作皇后迎子隆即位。謹按凡例曰繼

世曰太子某即位有故則隨事書之和帝失子十數後生者養于民間帝崩即后迎立子隆為太子即位和帝在位

巳乙

時固未嘗立也當隨事書之以
著其實當作皇后迎子隆即位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知
隆生始百餘日迎
立以為太子即位

書法

賀善贊曰和帝在位綱目書竇憲外非封拜則
天變邊事而已然其間如書陳寵為廷尉書旱

蝗除租稅書遣使循行廩貸書詔太官勿受珍羞蓋
亦慈儉之君也乃能蚤發英斷收攬權綱而又尊儒
納諫動無大過惜乎始諱下逮權奸雖除而閣豎用
事遂為東漢基禍之主綱目書封鄭眾為鄴御侯重
惜之也○惠帝之末書太子即位而不書立太子他
人子也於是太后收皇子於民間則其正統明矣不
書立為太子何迎立於發喪之後也玄孫嬰則何以
書王莽居攝嬰未嘗即位書立為皇太子所以正名
也然則隆不書立與少帝何別焉即位書名所以為
異也兩漢太子不書立二少帝殤帝冲帝以下不書
立太子者五世非
無子則不早建也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雒陽令王渙卒

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黷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服
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以祭太后
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
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為郎中
本始三年卒官死於任所
也記曲禮下大夫死曰卒
質實 王渙 鄭人

書法

今未有書卒者其卒渙何錄循吏也終綱
目令長書卒者二人而已矣王渙陳寔

發明

蓋欲著其循良之績也

孝殤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

參錄尚書事

午丙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
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史記齊世家成王少在強葆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古字
少假借用之正義曰強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而負

集覽

襁褓

之行葆小兒被也顏師古曰即今小兒繡強
舉兩反葆音保絕席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贊即贊拜之贊朝見之時不與群臣同
贊而特贊也與下文三公絕席同意

封帝兄勝為平原王 **考異** 帝字羨按建武二年書封兄續
子章為太原王十五年書追謚

兄續為齊武公並不加 **質實** 平原國名注見
帝字則此帝字當削 **質實** 光武建武五年以梁鮪為

司徒 ○三月葬慎陵 **考証** 慎當作順 ○謹按漢書帝紀葬
孝和皇帝於慎陵章懷注云俗

本作順者誤考之皇后紀和熹皇后合葬順陵而靈帝父
孝仁皇稱慎陵世之相去不遠豈應襲慎陵之號蓋孝和

實葬順陵而皇后紀可証也章懷因正文傳寫以 **質實** 統
順為慎遂注為俗本之誤者非是當作順陵為正 **質實** 統

志云慎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胡氏曰** 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
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

過之矣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

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 **質實** 清河國
留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即姬况孫也 **質實** 名注見

安帝建元元年甘陵

書法 書殊禮始此終綱目通稱殊禮者十清河王慶

成高歡唐王淵徐知誥惟清河王書特加齊王攸書

賜梁冀會稽王昱大司馬温書加餘皆自加而已詳

夏四月罷祀官不在禮典者 **考異** 提要禮
誤作祀

太后雅不好淫祠

書法 罷淫祀也自成帝書罷陳寶祠於殿再見故通

祀書罷者三成帝建始二年是年甲申年魏罷胡神
書懷一桓帝延熹八年書特二年辛酉年宋甲午年陳

書禁一唐高祖武德九年書焚一唐中宗嗣聖五年狄仁傑

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顛戰沒

鮮卑入寇張顛率數百人出塞追之擄嚴授諫不聽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成皆自投赴顛俱歿於陳

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考異

以字下漏舅字與永元元年書實憲同

質實

鄧騭南陽新野人訓之子

司空寵卒

五月河東垣山崩○以

尹勤為司空○兩水○減用度遣宮人

太后詔減太官導官高方內著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陵廟未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即國所貢皆減過半斤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宮室沒入者皆為庶民

集覽

導官少府屬官顏師古曰導擇也導官主擇米或謂獄名非也如淳曰導官太官之別也主酒之官

內署顏師古曰即中署也百官表有內署門戶省

秋七月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虛譽遂多張墾田競增戶口掩匿盜賊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

集覽

比下

書法

書救災也太后於是賢矣終綱目書大水六年一雨水十有五而書處恤者七武帝元狩三年

是年安帝永初元年宋乙亥年唐太宗貞觀七年德宗貞元八年文宗太和六年世主以災為玩者多矣

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后與兄騭定策禁中迎祐

質實

長安縣名注

書法

書太后迎何太后私也殤帝有兄疾又非痼獨與兄騭定策禁中違眾而立祐焉以是為私也

故特書太后殤帝之初太后臨朝矣此其書猶臨朝何病太后也曷為病之安帝於是亦十三年矣而猶臨朝特書曰猶以為可歸政而不歸也終綱目書太后臨朝御殿稱制稱詔者二十有二詳惠帝七年而書猶者二安帝鄧太后桓帝梁太后

發明 春秋傳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春秋十日書猶以譏之爾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予况下於此者乎

詔檢救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法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救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書法

特筆也太后於是賢矣

發明

鄧氏以賢德自居故檢救其家為甚嚴書之于冊亦足少見其美然未若釋然歸政之為愈也

九月大水 ○ 葬康陵

考證

謹按漢書殤帝葬康陵實帝紀叙康陵在恭陵上而前漢平帝紀

已名康陵或曰康本作庚庚與康字相似但少同遂誤為康章懷註云在慎陵塋中庚地今詳或人之說及章懷註語則當作庚陵姑錄于下以俟傳學君子正焉

實實

一統志云庚陵在河南府東南

集覽

方中祕藏藏才浪反於方中為祕藏以藏

明器也前書張湯傳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豫作陵墓而諱之故言方中顏師古曰古謂掘地為坑曰方荆楚俗土工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非謂避諱也如淳曰漢舊儀陵制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外穿築為方城開四門容大車六馬錯渾雜物也其明器之數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隕石于陳留

實實

陳留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

○冬十月大水雨雹

十二月清河王慶卒 ○ 罷魚龍曼延戲

集覽

魚龍曼延戲注見武帝元

書法

自武帝書作魚龍曼延於是書罷美之也然隋徵天下散樂而魚龍之戲尚存則奇淫之習入人者深矣書罷戲始此終綱目書罷戲伎四

○詔舉隱逸選博士

樊準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華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知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

實

樊準湖陽人宏之孫

書法

詔舉隱逸綱目再書而已是年宋辛未年魏

集覽

倚席不講顏師古曰倚席謂不施講坐也

實

孝安皇帝永初元年春二月司徒鮪卒○三月日食○夏

四月封鄧騭及弟悝弘閻皆為列侯騭辭不受

考異

此封字下

亦漏

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至是辭讓不獲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

書法

書不受何嘉讓也書不受始此終綱目書不受十九書不拜三外戚能讓者騭而已不受有三

薛包靈帝建寧元年陳蕃光和二一年呂強獻帝初平

二年劉虞後主延熹十一年徐邈十二年司馬懿晉

宗陳庚辰年王晞唐玄宗開元六年盧鴻代宗廣德

二年郭子儀穆宗長慶四年劉栖楚五代丙申年周

環皆誠讓者也獻帝建安十五年曹操後主景耀元年司馬昭晉安帝義熙六年以後劉裕皆為讓者也

唐僖宗乾符三年王仙芝昭宣帝初
朱全忠成成年閩主昶皆不滿也

五月以魯恭為司徒

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
時氣下傷農業案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已上不
欲久繫故特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
皆以立秋為斷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
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
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
斷獄皆以冬至之前章帝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
四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
政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
囚注報猶論也讞正讞魚列反說文正獄議罪曰讞記
文王世子公族無官刑獄成
有司讞于公注讞之言白也

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中屯田集覽

五年柳中明帝永平十七年以關寵
為已校尉屯車師前王部柳中屯田集覽
伊吾盧注見明帝永平十
齊明帝建武四

年高昌國

西域都護段禧等稱龜茲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
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於是
罷之

書法 伊吾盧於
是四書矣

諸羌復叛

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
罷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郡羌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
覆其廬落於是諸種犇潰大為寇掠遂斷隴道然歸附
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
銅鏡以象兵郡縣畏
懦不能制乃赦其罪
集覽 與盾同食尹反兵
器所以扞目蔽身

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統曰光武愠數世之失權
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

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負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
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四夷乖叛怨氣並作
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水旱為災而反以策讓
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
慈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
惡足以居斯位耶昔文帝愛鄧通而猶展申屠嘉之志
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
惡可得而彈正者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
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執異也人主誠專
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百姓不安天地多變然
後可以分

集覽

仲長統仲長複姓統名也用其私人詩
大東篇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註私人私

家人也是試用於百官也箋云此言周衰群小得志策
讓策王言也讓責也檢押猶言防範也章懷曰檢押猶

規摸也揚雄傳泰迪檢押猶言防範也章懷曰檢押猶
顏師古曰檢押謂票括也

書法

特筆也書策免多矣未有書所以者書以極賊
雨水識也以大臣當天變於翟方進見之然猶

諱之也自徐防尹勤始而漢世以為故常矣直書以
寇賊雨水策免深識之三公經邦燮理職也書以寇

賊雨水非咎之歟果咎防勤則書其某以寇
賊雨水策免矣凡書策免其皆無罪者也

發明

東漢自中世以來寇賊災異輒策免三公夫鎮
撫中外燮理陰陽固三公職也豈知是時戚宦

用事乃悉歸罪三公可乎然為三公者職思其憂苟
不得以行其志蓋亦不待譴逐引身而去可也冒居

其位諉曰權非已出誰實尸之故東漢諸賢病在去
之不早綱目直書以寇賊雨水策免雖欲盡辭其責

手可

詔減黃門鼓吹及廐馬半食○冬十一月司空周章自殺

考異

按延平元年司空寵卒即書以尹勤為司空此
上書策免司空勤不書以周章為司空闕漏也

鄭衆蔡倫等皆秉執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為已子

故立焉及殤帝崩群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
勝終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騰兄

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
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質實周章南陽隨人

書法

於是周章謀立平原王勝則曷為不以謀逆書勝長子也疾又非痼衆心歸之清河之立太后之私也章位三公與其他謀廢立者固異矣故不書謀逆書謀逆則疑於上官桀然則子之歟果予之則不書自殺矣后無大過勝又近賢章不量時而出此計以為其死也自取之而已矣故不書謀逆以戒太

發明

章既有密謀事覺而死胡不正其罪名蓋是時立故章欲追正其失綱目所以無罪可書耳然章効忠帝室亦無褒詞何也清河王慶故肅宗元子無故見廢今以其子紹統殆亦天意况太后制朝群從分布無有顯顯過失章不度德量力輕舉妄動則足以殺其軀而已書司空周章自殺固非他人殺之也

十二月詔鄧騭及校尉任尚將兵屯漢陽以備羌

質實

漢陽

郡名注見靈帝建寧二年○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大水二十八風雹

二年春正月鄧騭擊鍾羌大敗○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

稟貸糶流民

質實

州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州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戒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諸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即擢準為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呂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集覽

勝贍勝音升贍時豔反勝贍足可贖贍得蘇息也稟貸稟筆錦反說文賜穀也貸士戴

反施也漢因域傳須諸國廩食顏師古曰稟給也讀曰廩

書法

以地震大水風雹故也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二雨水十五而書慶恤者七太后居其二焉可謂

賢矣

夏旱五月太后親錄囚徒

申戊

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洛陽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與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許太后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宮樹雨大降

集覽

洛陽寺官之所

書法

書親錄囚徒何嘉恤旱也然則以母后與政無

綱目書大早三十八書早五十八而書恤旱之政者十有二而已終綱目書親錄囚徒是年鄧太后丙寅年宋文帝齊辛未年魏主宏癸酉年魏主宏梁戊申年魏主于攸乙卯年周世宗

發明

此方書稟貸流民又書親錄囚徒其留意民事若能措天下於太平者况鄧后又非安帝之母參考觀之義自見矣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書法

書太白始此終綱目書太白六是年晉惠帝永康元年穆帝升平元年安帝義熙五年唐高祖

武德九年五代巳酉年

○冬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

鄧騭使任尚與先零別種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滇中粟石萬錢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疾鄧騭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維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讎報犇北之耻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

集覽

先零東羌種名零音憐滇

別種平襄雍州之域周以前為西戎地在隴西漢武置天水郡治平襄城湟中注見宣帝元康四年左校令

名也掌左工屬將作大匠坐法輸作若盧坐謂案法科罪也輸作謂在若盧獄中輸贖工作百官表曰若盧少

府屬官如淳曰滅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王治庫兵將相大臣又王商傳丹等奏請詔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獄是也盧音盧織維織者作布帛之總名維者機綾也杜預曰織維謂織維布也維如鶴

質實

志一統云

十一月徵鄧騭為大將軍

平襄漢之縣名為天水郡治所東漢末廢入秦州故城在鞏昌府城東三百一十里

龐參

緱氏人

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為何熙李邵等列於朝廷又辟弘農楊震巴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之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集覽

東萊

郡屬青州古萊子國也今萊州是令為開欲令揚震自為子孫開置產業

質實

萊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一年

真零僭稱天子冠鈔三輔校尉梁懂破走之

考異

按征伐例曰僭

名號曰稱據前後九稱皇帝稱王稱天王不加僭字唯盜賊曰僭號不言皇帝此僭字疑美

質實

梁懂北地

人 七君 ○ 地震

三年春正月帝冠 ○ 京師大饑民相食

酉巳

書法

民相食天下無邦矣而見於京師至大異也綱目書民相食十詳漢初丙申年而見於京師一

而已終綱目書大饑二十六年詳泰初丁巳年書京師早饑五年是年桓帝元嘉元年唐高宗總章元年代宗

永泰五年九年

○ 司徒恭罷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耆生或不
象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終不
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集覽**高第索隱曰謂才優而
也札記賀揚注耆至也言至老境也耆渠伊反
終不借之議論謂終不優假一語而薦舉之

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有差

從三公之請也

南匈奴反

漢人韓宗隨單于入朝既還說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遂反

秋九月海賊張伯路寇濱海九郡。烏桓鮮卑南匈奴合

兵寇五原。冬十一月南匈奴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遣

中郎將龐雄將兵討之。**考異**此當書擊誤作討與元鼎六年

擊南匈奴破走之則此年傳誤耳

集覽

美稷正義曰縣屬西河郡案西河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

發明

匈奴未有反書而此年書南匈奴反者已臣於漢受其廩給則非其他夷狄比矣既書其反於前遂正其討於後書法若此固非苟於尊中國也

○十二月地震。有星孛于天苑。

集覽

天苑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

畢南天子養禽獸益穉暗則多死

○兩水。并凉大饑人相食。

質實

并凉二州

名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凉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書法

春書京師大飢民相食矣於是再書并凉終綱目書人相食十帝居其二焉若其一歲再書則終綱目一而已矣

○詔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侂子之半。

集覽

侂子徐廣

曰侂音震又音真史記作侂西京賦侂子萬童駟案薛綜注云侂之為言善也善男幼子也雖於禁中而逐疫續漢

書曰大雉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俵子皆赤犢卓製執大鞞後漢札儀志先雉一日謂之逐疫中黃門倡俵子和曰申作食死脯胃食虎雄伯食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薨疆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盡允使十二神追惡凶掠女軀拉女幹節鮮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擢為

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

集覽 不陳充庭車故

輦充滿於庭 ○遣御史中丞王宗青州刺史法雄討張伯

路質實

法雄 扶風郿人

○度遼將軍梁懂遼東太守耿夔擊南匈奴破走之

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為郎

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若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即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

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巨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驅氏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直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為然詡因說禹網羅涼州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碎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 **集覽** 引領引伸也領頸也謂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正誤** 四府今按癰也疽食義同蠶食 **四府** 謂太師太傅 **正誤** 當謂太傅太尉司空 **西州** 注見光武建武元年 **質實** 虞詡武第十二卷今之四公條下所引是也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群盜平之

通鑑綱目卷下

漢書卷之四十四

五十四

鄧騰以前叢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獸權願寬假籌策勿令有所拘閱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楊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中收得百餘人賞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庸作賊衣以乘隙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集覽 中之陰害之也中音竹仲反朝歌注縣境皆平見秦王政六年盤根錯節顏師古曰樹根之盤互木節之交錯非堅利之器不能治之背太行昔音佩太行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敖倉注見漢王劉邦三年馱權馱與馱通實實馬稜扶風茂陵人援之族謂當知權變不宜拘泥

王元年

三月南匈奴降

飛雄等連營稍前單于大恐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是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脫帽徒跣對雄拜於是赦之遇特如初

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

勤戰大敗主簿段崇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地震○夏蝗○張伯路降復叛入海島

王宗法雄與伯路連戰破走之會赦到賊以軍未解甲不敢降議者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入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勢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乃還所略

集覽 海島

曰海中
山有
實實
一統志云
海島在淮安府海州城東
依止曰島
八十里即高公島也
舊傳有高公嘗
漁於
此

秋七月大水九月地震

書法

元帝初元正月書地震七月書復震異之也此其一歲再震同也則其不書復何一書至再則不足以為異矣終綱目一歲再震十有二詳初元元年

冬十月太后母新野君卒

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第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及薨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曹大家勸后許之及服除詔騭復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有大議與公卿參謀

新野縣名注見

書法

宣帝之篇書外祖母矣此其書太后母何帝自外入也

亥辛

五年春正月朔日食。地震。羌寇河內詔遣兵屯孟津

三月徙緣邊郡縣避寇遣侍御史任尚擊羌破之

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奔渡河使朱寇將五營土屯孟津詔魏趙常山中山作塢堠六百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詔皆從之百姓恋土遂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乃罷孟津屯

集覽 塢堠塢通作塢也風俗通曰營居曰塢司望曰望

質實 河內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魏郡名注見成帝綏和二年趙國名注見景帝三年常山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中山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上黨郡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一統志云羊頭山在潞州長子縣東南五十六里上有石狀如羊頭故名

書法

徒民避寇建武十五年嘗一書矣於是復見

法雄擊張伯路破斬之

考異

按綱目盜賊並書討據前年書遣法雄討張伯路此條擊

字傳

考證

擊當作討斬當作誅

○秋漢陽人杜季貢寇陷上邽

考異

按楮燕許生等皆稱賊此乃賊字誤作人字

質實

漢陽郡名注見靈帝建寧二年上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

年○蝗雨水

子壬

六年春正月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疆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皆須

時乃上凡所

集覽

鬱養疆孰鬱滯也疆勉也皆非自然孰字本無四點說文本食餅字文選

司馬相如賦

正誤

而養之疆使其孰也疆音上聲孰古

字熟

書法

自世祖有太官勿受異味之詔至和帝有詔太官勿受珍羞之書於是又書省薦新物二十三

種皆可長者也

三月蝗○夏詔封建武功臣○五月旱○六月豫章貞谿

原山崩**質實**

豫章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

○滇零死子零昌以杜季貢

為將軍

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書法

書議非古也於是帝年二十且能從宗廟之事矣而太后親焉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所以

也識

○二月地震○夏四月晦日食○秋蝗

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質實**

日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寅甲

丑癸

長百餘里

書法於是地坼長百餘里大變也綱目書地坼三百三十步者矣秦庚申年有八十五丈者矣順

帝陽嘉二年未有甚於此者也

三月日食○遣兵屯河內以備羌○夏旱蝗○六月河東

地陷

書法書地坼裂多矣未有書地陷者地至於陷大變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地陷一

而已

○羌豪號多掠漢中斷隴道校尉侯霸與戰破之

集覽漢中

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隴道即隴山之道注見光武建武八年隴坻

書法隴道何關要也攻守之際地有關於大勢者綱目必特書之故秦書絕太行道周赧王五十二

年漢書斷道是年書斷斜谷閣獻帝初平二年唐書斷峽江路僖宗中和二年

○冬十月朔日食○地震

二年春號多降

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降參遣諸關賜侯印遣之參始還治令居通河西道

種名也號吾之弟居注見武帝元狩四年河西道武帝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

也今涼肅等州是已光武時竇融據河西五郡地斗絕在羌胡中案五郡謂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

實一統志云河西漢之郡名本月氏國之地後為匈奴所據武帝時始置酒泉武威張掖燉煌金城等郡以

斷匈奴右臂時號河西五郡晉時張軌據河西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及李暠遷酒泉號西涼沮渠蒙遜據

張掖號北涼後魏分置西涼州西魏更名甘州唐時地屬隴右道天寶中没于吐蕃大中收復故地宋金俱

為西夏所據元立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理于此以控河

卯乙

漢書綱目卷下

漢書卷九十九

五

司於此直隸陝西道

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

考異

零昌夷狄據下文書班雄等擊零昌

則此亦當書擊是後四年書討

○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

皇后

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鵠殺李氏

書法

於是帝即位九年卒以亂朝關雎憂在進賢

宜矣哉

五月旱蝗 ○秋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集覽

無慮應劭曰遼東邑名無

或作巫慮音問字或作問今廣寧路問陽縣是縣北山即
鑿巫慮也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問案
輿地要覽渝關以東行南瀕海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
主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北鑿巫問山也

質實

一統志云無慮漢之縣名屬遼東郡為西郡都尉治所晉屬平川唐置巫問守捉城渤海為顯德府地置

元改府為路 國朝改為廣寧府領廣寧望平間陽鍾秀四縣

○九月晦日食 ○校尉班雄等擊零昌大敗

詔班雄屯三輔司馬鈞督關中兵龐參將羌胡兵分道

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城東為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

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貢率眾偽逃鈞令仲光收羌禾

覽

仲光姓名也 要擊要音邀

質實

司馬鈞東乘人

冬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勢

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

追之執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
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
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
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

于丁奚集覽懷令懷縣之令也懷注見周威烈
城破之集覽王六年追尾章懷曰尾猶言尋
今按尾謂隨其後也

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
詡於陳倉嶠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
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
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
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
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
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眾多行
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執有同故也既到
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
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
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
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眾令從
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
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

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眾賊由是
敗散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

貧民開通水運始到郡穀石千盭石八千見戶萬二千
視事三年米石八十盭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

家給一集覽陳倉括地志云岐州陳倉縣後魏改曰苑
郡遂安川陳倉山在縣南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

倉北阪城即此正義曰三秦記云太白山西有陳倉山
山有石雞與山雞不別趙高統山山雞飛去而石雞不

起嶠谷今陝州陝縣東二嶠是元和志云東嶠至西嶠
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孫臏滅竈事在周顯

王二十八年赤亭在隴西漢質實武都郡名注見武帝
屬南安州今渭州襄武縣是元鼎六年一統志云

陳倉秦之縣名漢屬右扶風三國魏為重鎮晉末縣廢
苻秦時於縣界置苑川縣後魏移苑川治陳倉復為陳

倉縣後周於此置顯州未幾州縣皆廢隋復置陳倉縣
屬岐州唐至德初因秦文公獲石雞之異改寶雞縣宋

金元仍舊國朝因之屬鳳翔府嶠谷在河南府永寧
縣北六十里即嶠山也一名嶺峯山春秋時晉人及羌

戎敗秦于嶠即此自東嶠至西
嶠相去二十五里路極險絕

十一月地震○前虎賁中郎將鄧弘卒

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太后追弘雅意不許但賜錢布鷹絳不受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太后

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集覽**歐陽尚書歐陽後姓名生字伯和千乘人

事伏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子相傳至曾孫高孫地餘長實為博士論石渠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書法綱目在位書卒未有卒前官者卒弘何錄賢也

卒者六人而已是年鄧弘桓帝建和三年荀淑靈帝中平四年陳寔晉懷帝永嘉六年衛玠成帝咸康二年

年孔坦宋丁卯年杜弘文皆特書也

三年春地震○三月日食○夏四月旱○度遼將軍鄧遵

率南單于擊零昌破之任尚又擊破之**考異**南上漏句奴二字六年同

○冬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書法書初何嘉復禮也自文帝遺詔短喪而漢世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終制至是改之故特書初

終綱目書聽行三年喪三年是年桓帝末吳二年齊丙子年魏

發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鳥有名為大臣師表四海乃不得行終喪之禮者哉書初聽大臣行三年

喪聽者是則禁者非矣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地震○十二月任尚擊零昌殺其妻子

四年春二月朔日食○武庫災**質實**武庫注見景帝三年

書法火災雖宮殿不悉書唯武庫悉書之重國備也書武庫災始此綱目書災十五而書武庫災一

書火十一而書武庫火三桓帝延熹四年晉惠帝元康五年唐玄宗天寶十年

○任尚遣羌殺杜季貢○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敞自殺

丁

丙

敬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

遼西鮮卑入寇郡兵擊破之質實遼西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六年鮮卑東胡種名

注見梁武帝大同十年突厥六月雨雪益州刺史張喬討叛羌羌

皆降散質實益州注見後主建興三年秋七月雨水任尚募羌殺

零昌越雋夷封離等反質實越雋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任尚擊

先零羌狼莫大破走之西河度人種羌降隴右平集覽隴右

即隴西郡注見秦王政三年地震

五年春旱永昌益州蜀郡夷叛質實永昌郡名注見章帝建初二年哀牢

滇國益州郡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滇國蜀郡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

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

秋八月朔日食冬十月鮮卑寇上谷質實上谷郡名注見秦王政二

年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侯徵任尚棄市

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

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遵以太質實後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武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

書法前書任尚募羌殺零昌此書鄧遵募羌殺狼莫功一爾遵以功封尚以功戮私之私也直書譏

之是故馬防耿恭同破羌者也防徵而恭下獄鄧遵任尚皆殺羌者也遵封而尚棄市馬鄧皆賢后而後

族之權猶若此當時之公論安在哉凡書棄市罪辭也任尚上書徵無罪焉無罪而以罪辭書甚漢也

發明任尚自永初元年與鄧騭俱受征討之任次年書尚與羌戰大敗宜即償軍之誅然迄無所行

者騭使之戰故也至三年書尚有破羌之功猶未足

以補前失未幾屯兵三輔復與鄧遵擊破零昌功頗

者矣前年書尚擊零昌殺其妻子去秋書尚募羌殺零昌又書大破先零降種羌平隴右其功始有可稱至是諸羌瓦解無復寇警而上乃召還棄市何耶鄧遵專有其功尚不知權勢所在懽與之爭宜其自取顛覆也方是之時鄧后臨朝自以賢德過人然刑賞國之大柄當誅不誅當賞不賞謂之公道可乎與衆棄之不書其罪權要亦可畏也哉

地震

六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大風雨雹。

書法

永初元年書大風雨雹矣二年再書於是三書終綱目書大風雨雹五帝居其二焉

○早。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質

實

馬城塞注見順帝陽嘉二年

○冬十二月朔日食既

書法

安帝自即位至是終十三年書日食九天戒亦至矣帝曾弗悟外則太后專朝內則閹后妬忌

諸羌歲叛天下多事於是日食既焉陰盛之證豈不明哉終綱目書日食既十有二無不有應者詳惠帝

年七

○地震。豫章芝草生。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奏而止則其書之何予祗也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

書法

於是太守劉祗欲奏而止則其書之何予祗也帝自永初至今書日食十地震十四雨水旱蝗

不絕書而遽有芝草生焉其不為瑞明矣是故綱目於武帝上書甘泉產芝而繼書旱於安帝下書豫章芝草生而上書日食既地震世主亦可以默悟矣終綱目書芝三武帝元封二年是年梁乙酉年

益州夷降

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擊封離等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滅死論

敦煌遣吏屯伊吾車師鄯善復降

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

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

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

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

而遣之行也百官表郡守之下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

兵馬索班姓名也伊吾注見明帝永平十五年車師注

見武帝元鼎二年

鄯善注同上年

正誤乃上遣行長史今按行長史

謂索班行長史事未為真也

書法伊吾盧於是凡五書矣初書取伊吾盧地次書

憲復取伊吾盧地則繼書車師遣子入侍四書罷伊

吾盧屯田則繼書西羌復叛此書遣吏屯伊吾則繼

書車師鄯善復降合而

觀之其為要地明矣

申庚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置都

護屯兵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畧有北

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

為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

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

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驅率諸國河西

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

遁邊境得安間者羌亂西域後絕北虜遂遣責諸國通

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祭事漢

其路無從然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

要功荒外萬無一成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庫未

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為不可許也宜於敦煌復置營兵

三百人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

當馬者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

敦煌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公卿難

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而難供也今欲通之班

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

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

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為害微矣孰與歸其

府藏續其斷臂哉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

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

德而拘也成之費豈安邊久長之策哉難者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厭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是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且西域來者不過稟食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

覽

軍統車師後王名北道即扶風郡栒邑也栒邑注見光武建武六年玉門關注見武帝元鼎二年廟策注

見宣帝神爵元年廟勝之冊要功荒外要與徽通音邀求也荒外荒服之外也蔡氏曰以其荒野故曰荒服在

要服外蕭望之曰荒服者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樓蘭注見武帝元封三年焉耆音煙支西域國名于寘注見武

帝元狩元年并涼并州今大原是正義曰漢置太原府兼置并州也涼謂涼雍也漢改雍州曰涼州為刺史治

隴西質實并涼二州名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涼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沈氏當煎燒當羌入寇

集覽

沈氏東羌種號也續漢書曰羌在上郡西河者沈氏也當

煎東羌種名後或作煎當燒當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

校尉馬賢討羌破之秋七月朔日食大水以揚

震為司徒遼西鮮卑降地震

發明

自鄧后臨朝地震之異史不絕筆夫以地道主靜宜靜而動亦由婦人治事反地之道故數數

震動以著其應尔當是之時大水雨雹旱蝗日食災異之衆間見層出然獨地震尤多天道豈不甚明雖

曰恐懼修飾要之大本不正終亦無補於事綱目書之或一歲再見自永初初元至是十四年間凡十有

五皆所以示證應之形着陰道之失為後世鑑也

免越騎校尉鄧康官遣就國

太后從弟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諫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大怒免康官遣歸

國絕

集覽

絕屬籍注見周顯王十年

發明

安帝繼統春秋十三鄧后臨朝至是歷十五載合而言之蓋亦年垂三十矣謂之幼君不可也鄧氏久戀大權略無還政之意舉朝噤莫敢出聲鄧康以后族之親慮貽顛覆數數進諫太后倘能翻然悔悟猶可收之桑榆而乃奮發威怒斥逐就國惜乎康未能高舉遠引奉還爵邑退歸田里致使觸忿而死所得多矣建武之際鄧氏一門誅竄殆盡康之得脫僅若毫芒蓋亦幸再書免官而不言其罪書就國而不言其絕亦予之而不盡予者也嗚呼微矣

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侯

考異

封字下質實

上蔡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嘗徵濟北河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為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寺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温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

時帝已年長久不還政穎川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縶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集覽堅車良馬謂好車良謂善馬也墨子曰聖王為衣服之法無所見也撲殺撲弼角反謂投擲而擊殺之如格殺也宜城漢武封燕倉宜城侯即此索隱曰表屬濟陰括地志云襄州率道縣南九里古鄧城漢惠改宜城顏師古曰古鄧子國也酒家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傭保信故謂之保正義曰保者為人傭力保可任使也傭癡容反受雇也韋昭曰方言保傭調之南方奴婢賤也傭也

質實 一統志云宜城本楚鄧縣地名秦為郢縣地屬郡梁改為率道縣隋屬襄州唐屬鄧州尋改屬襄州漢南縣省入天寶中復改為宜城縣宋元仍舊襄州以因之屬襄陽府陳忠沛郡相人寵之子

堊和熹皇后○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曰孝德后

考異

妣上皇

夏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

掾龍端公孫輔以

集覽

掾龍端

姓龍名端

身杆諷俱歿於陳

考異

嫡字美按順帝追尊母

不加**質實**

一統志云

甘陵

本周之市名

秦為晉縣屬鉅鹿

改甘陵縣

晉改清河

後魏北齊

皆為清河郡治後周於

郡置貝州

隋罷州為清河

郡唐復為貝州

或為清河郡五

代時晉置永清軍節度

宋改為恩州

金移治歷亭縣而清

廣平府

書法

既曰嫡母矣而乃尊之為甘陵大貴人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切

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

克躬諮訪群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苛新蒙表錄顯列

二臺必承嗣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

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將寬容以

示聖朝無諱

集覽蹇諤之節離騷經余固知蹇蹇之為

已所難言而君亦難聽故其言之出有不易者如蹇吃

然也辨證曰蹇難於言也蹇難於行也又續離騷惜誓

篇或直言之諤諤文公集註諤諤直言貌語曰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周武諤諤以昌殷紂諾諾以亡

諤與鄂通戰國周舍對趙簡子曰願為鄂鄂之臣管穴

書法

詔舉有道終綱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庐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束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恋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特詔賜告歸加禮如

集覽

昏晨不廢朝暮猶盡定省之禮定省之禮毛義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荒頓荒蕪也謂

無利之田頓如字讀謂頓壞之

書法

包唐穆宗長慶四年劉栢楚晉丙申年周懷書

不受十有九詳永初元年

徙封鄧騰為羅侯遣就國騰自殺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徵齊北河間王子詣京師以河間王子翼為平

原懷王勝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閔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后

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閻謀立平原王帝怒令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為庶

人騰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騰不食而死徵鄧康為太僕貶

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

謝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

實西平縣名春秋時羅子國漢晉因之皆屬長沙郡隋屬

書法

據於是騰徙封就國不食而死則曷為以自殺書

賢臣貶迫至此綱目之所深惜也故西平

發明

安帝少號聰明長多不德鄧后稍不可意亦為

大略亦可觀矣帝既不能自反乃追怒鄧氏譴責窟戮至於沒入貲產而怒猶未息必欲盡置死地而後

已故騰之自殺書徙封書遣就國以見迫逐之意帝亦可謂少恩者然自騰而下死者其衆綱目皆削而不書何哉太后制朝衆情忿鬱鄧氏苟有人焉自當深明大義力陳歸政如其言不見聽則翩然遠引屏迹山林猶或可以自免既不能然乃貪於爵位遲回不去一旦太后棄朝復何恃耶不書于冊蓋畧之也畧之者賤之也其旨微矣

詔許鄧騰還葬

初鄧后之立也三公欲共奏追封后父訓司空陳寵以無故事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于鄧氏教上疏陷成其惡大司農朱寵痛騰無罪乃肉袒輿觀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而利口傾險反亂國家遂令騰等罹此酷濫逆天惑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因自致廷尉忠効寵免官衆庶多為騰稱枉者帝意頗悟乃還葬騰等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

書法

書許還葬何予存厚也終綱目書許還葬二鄧騰鄧崇韜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

列侯考異

按凡例外戚當書其屬據建寧二年書以董貴人兄寶孝德皇外祖宋楊

帝以耿寶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鄉校侍中者十餘人閏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翁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君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徃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為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故朝陽侯劉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為侯且天子專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瓌無他功行

但以下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
義陛下宜鑒既往順帝之則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
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顱墮
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
殃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
車重尋寧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識之者帝曰朕
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飲天下之財積無功
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危亂可待願陛下
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割情欲罷宴私心存亡國所以失
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
皆不**集覽**九德未事言有德者未見其所行之事也書
省不**集覽**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
載采采蔡氏傳曰亦總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
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於以擇人而官之阿
母倚倚之母謂乳母王聖翟酺翟姓有兩音漢書翟方
進注翟音狄唐書程璋注翟音澤有此異耳酺名也音
蒲**寶**鄧之寵**寶**憲鄧騭皆以外戚得寵幸願為孤豚豈
可得哉史記莊子傳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
許以為相周笑謂使者曰千金重利知相尊位也子獨
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

當是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注謂犧
牛臨宰時願為孤小之豚亦不可得也覆車重尋重去
聲猶言再**正誤**九德未事今按此言不
蹈覆轍任用九德之人行事也**質實**一統志云
縣名屬南陽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河南陽府南陽縣
朝水之陽今為朝陽村俗呼刁城翟酺廣漢雒人
發明事必有待貶黜而惡始見者亦有不待貶黜而
初政所行乃耳觀綱目所書封宋楊四子及宦者之
事則其不德之實曉然可知此正所謂不待貶黜而
惡自見者帝之所為若此而猶欲追怒鄧氏不亦繆乎
秋八月燒當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以劉愷為太
尉

居延都尉范滂犯賊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為春
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
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集覽**增錮二世增加禁錮其
王祥刑之意也詔從之

子孫惡惡止其身公羊傳昭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注不遷怒也上善去聲惡惡並如字一
質實居延縣名注見武帝元狩二年劉愷居巢侯般之子宣帝也

鮮卑寇屠庸關殺雲中太守**質實**

居庸關注見唐武宗會昌元年雲中郡各注見

秦王政三年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

石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

書法

特筆也直書其事而貶義自見矣故書留飲十日所以志安帝之藝書旬日而還所以志後主

之荒建興十四年終綱目書君幸諸臣之家五幸其府二是年晉成帝咸康元年隋煬帝大業三年唐太宗貞觀十四年二十年辛未年梁主暕甲申年唐主存勗其書飲宴者二是年隋煬帝大業三年未有留連如此者矣而微行梁亂府舍不與焉桓帝永嘉元年

發明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鳥有身為萬乘之主而乃臨幸佞臣之居留飲至於十日者哉大書於冊甚其惡也

雨水○冬十一月地震○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殺諷等奏孝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貽則當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志大臣有寧告之科建武之初政趣簡易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變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以時官官不便之竟寤忠奏表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况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集覽

殺諷姓名也殺丁外反史炤音丁活反約禮之制注見文帝後七年遺詔短喪

告寧之典李斐曰休誦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頽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

漢諸書云謝病謝亦告也寧謂處家持喪服也甘陵之思謂嫡母耿姬甘陵大貴人

正誤

甘陵之思今按

安帝追尊其父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乃所生母也又尊陵曰甘陵尋尊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集覽於甘陵之思不及其父母而獨舉耿姬何也

書法

耳雖以陳忠之切諫不能奪宦官之所不欲人

心之不肖甚哉書惜之也終綱目書復斷者其惟魏孝文

乎丙

發明

初元三年書初聽大臣行三年喪至是終五載

此為其他時既復又斷紛紛不已迭書于冊皆議之也

十二月高句驪王宮圍玄菟州郡討破之宮死

考異

此亦不當

書討與討西羌同

高句驪王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

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質實

玄菟郡名注見武帝元封二年

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

大者如斗

遼東都尉龐奮承偽詔斬玄菟太守姚光徵抵罪

玄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馮煥數糾發姦惡然者詐作

也或音一曰反

發明

為偽詔者姦惡盜賊也然郡太守非有大故烏

之罪雖然清明盛世則無是事此又綱目言外之意

秋七月地震○高句驪王遂成降

是後東垂少事

虞人羌與上郡胡反邊兵擊破之

質實

上郡注見秦王政三年。九

月地震。冬鮮卑寇邊

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寇鴈門定襄太原

麻奴降。雨水。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僕從人數百匹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媽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不省時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變輒免三公忠上疏曰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近以災異切讓三公臣忠常獨不安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宜割而勿

廣義

嗚呼父子兄弟天合者也君臣義合者也蔡京條攸之親弟也親弟尚欲殺之其能忠於我乎京於二子尚不能教之其能以道事我乎一思之間群邪立辨其於斥逐三人也何有惟其不然所以成伊誤目欺君之惡耳况乎人之所以為人者莫大乎耻也故曰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觀京泣訴童貫何其無耻之甚邪易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蓋言丈夫不可用此無耻之女猶人君不可用此無耻之臣也徽宗何足以知此書曰勒者所貪戀無耻也

復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為階官母領三省事

六月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昨土錫以王爵封貫為王

續綱目卷之十

宋徽宗皇帝

五

亥癸

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

質實

野王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

于時群小在位而賢才沉於草萊聘召不及無所附見必至於卒而書之又所以愧當時也

書法

王聖何乳母也自宣帝始推恩阿保賜物而已未有封也至是而封君矣桓帝之世復侯其子

馬馬惠子初下及元魏乃尊為皇太后竇氏常氏甚哉終綱目書封乳母二是年王聖順帝陽嘉二年宋娥封乳母子一桓帝永興二年書尊為皇太后二宋壬申年魏癸巳年

發明

此乳母也何不揭而書之蓋已見之於前矣夫以乳媪而列爵受封大書于冊漢治雖欲不衰

其可得乎

○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質實

班勇扶風平陵人超之少子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

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崙塞先擊呼衍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脇車師後部此上計也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

中此中計也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請於敦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撫諸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

柳中集覽

呼衍王注見明帝永平十五年蒲類秦海西域傳注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蒲類亦國名也又蒲類海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交河城車師前

王庭在焉本高昌所都前書音義曰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名交河枯地志云交河城去長安八

千一百五十里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

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

質實

柳中縣名注見

秋七月丹陽山崩

質實

丹陽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十三年

○雨水○冬以

楊震為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太恨而

通鑑綱目卷十

漢書卷之九

二五

去閭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之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脩第樊豐周廣謝憚皆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廣憚兄弟依倚近侍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百黑爛清天下謹詳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集覽 憚於粉反

十二月地震○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帝以羔幣聘之燮宗族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享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質實

二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龜茲王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

子甲

奴於伊和谷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

集覽

特加三綬綬佩印之組也謂兼三官累印綬而服之

也武帝時楊僕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即此

白英

龜

實 龜茲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溫宿國名注見章帝章和元年

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鄉

震自殺

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震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而親近倖臣驕溢踰法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憤恚會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曰般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與人之言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太尉部掾高舒得

豐寺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寺惶怖會太史
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懟且鄧
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夜
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寺復
惡之令耿寶奏震恚望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少陽亭
乃憐慨謂其諸子門人言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
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
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
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醪而卒弘農太守移良留停
震喪露棺道側譴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太
僕來歷曰耿寶傾側姦臣傷害忠良禍將至矣胡氏曰
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
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媪而不能動宜去久矣
至是極言遂取殺身之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
處義不精亦**集覽**見徒見形向反徒供徭作者枝柱柱
不足稱也巳**須行還**今按行如字柴門今按
柱為梧枝通作支案章帝本紀支柱橋梁須行還上之
須待也行下孟反待帝巡行回還時上奏之柴門顏師
古曰柴讀作寨字本作若釋文籬落也廣韻注山居以
木棚**恚望**恚於避反恨也望恚也乳媪安帝乳母王聖

也媪鳥浩
反女老稱

正誤

須行還今按行如字柴門今按
此謂塞斷其門不通出入也

書法

未入宮何急辭也帝之信謠果矣故特筆書之
是故書十二月晦殺魏其侯實嬰所以志武帝

之忍書未入宮策收太尉
震印綬所以志安帝之急

發明

楊震事昏庸之主不能見幾而作其死宜矣雖
然此為震言也若夫自漢朝言之則當時清白

忠正無出震右乃以諫諍忤嬖倖而死是時安帝保
愛群狙如護心腹震雖欲納忠効節不可得已綱目

書帝還未入宮策收印綬所以見帝急於殺震如此
臨亂之君知有小人而不知有君子惟恐嘉穀之害

狼莠也
哀哉

夏四月閹中山崩

質實

閹中縣名注見
光武建武二年

秋八月以耿寶

為大將軍○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郗吉等殺之
太子歎息京豐懼乃與閹后詭太子帝怒召公卿議廢

太子耿寶等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桓馬廷尉
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
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傳輔以禮義廢置事
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遂廢太子為濟陰王居德
陽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校諷宗正劉偉將作
大匠薛皓侍中問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張
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詔曰
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
大典而共為謹諱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
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決當顯明刑書皓先頓首
曰固宜如明詔歷慄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
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輟轉若此乎乃各稍自
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歷等乃
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歷歛
之會也 **集覽** 王男太子乳母之姓名 **郗吉** 姓名 **郗音郗** 西
孫也 **鍾下** 句絕 **張** 丑良反 **鴻都門** 三輔黃圖云漢
門名靈帝本紀置鴻都門學生注鴻都門名也於門內
置學屬通諫何言屬近也通同也謂近日相要結而同
人進諫者所言如何而今乃違背前約 **正誤** 西鍾下今
輟轉言其反覆也詩關雎篇輟轉反側

懸鐘之所也晉書項城府君謂賈充曰當使係嗣死於
鐘蓋之間及趙王倫亂充子謐走之西鍾下就斬之
質實 來歷南陽新野人 **張皓** 捷為武陽人留侯良六世
年廷尉官名注見 **武帝元狩二年**

是月晦日食○地震大水兩雹

書法 帝即位至是十八年書地震一十有二書地陷
者一書地圻者一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而帝屋
四之一焉終綱目千三百六十
二年地震之數無如安帝者矣

四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朔日食

書法 安帝即位十九年書日食者十有三而一歲再
食者一食三朝者一食既者一東漢日食之數
無如安
帝者矣

○帝崩于葉還宮發喪

丑乙

帝崩于乘輿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馳歸四日至洛陽集覽葉式涉及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乘輿梁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也

書法賀善贊曰安帝即位至發喪所書一百七十七事耳為羌夷盜賊書者五十六為災變書者七

十世道可知矣徒聞狎佞臣厚保母疾忠賢望其弭災靖亂尚可得乎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考異以下漏舅字考證當加元於

太后欲父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用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濟陰王以廢出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集覽北鄉郡名在濟北地親臨梓外群僚莫不哀之宮臨去聲弔臨也顏師古曰眾哭曰臨梓宮天子之喪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應劭風俗通曰哭而落喪曰臨宮者存日所居緣生事死

因以為名

書法綱目書尊皇后為皇太后多矣上必有書即位者也於是北鄉未立則執尊之自尊也名號正

則可以臨朝矣終綱目不書即位書尊為皇太后者二而已是年桓帝永康元年皆臨朝

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鴈門

閻顯忌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憚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為鄉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書法徒辭有四書徒某某廢某某徙貶某某徒無罪之辭也書某某徙者有罪之辭也

葬恭陵質實一統志云恭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秋七月班勇擊斬車師

後王軍就及囚奴使者。冬十月越雋山崩質實越雋郡

武帝元。北鄉侯薨

鼎六年

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書法

北鄉侯書即位無諱矣曷為止書北鄉侯薨不

以久其權而又不能以踰年故不成之也故皇于辯
正也未踰年而廢則稱帝靈帝中平六年北鄉侯非
何嘗即位也綱目自分玉外書薨之例七非不成君
廢帝廢后則謚為帝為后者也不然則帝母也公主
有大功者也舍是無薨道矣唐會昌以後方鎮宰相
有書薨者誤也

發明

北鄉既書即位而不書崩者不成乎君也不成
乎君而書薨者既臨大寶異乎群臣也此輕重

之權
衡也

十一月地震○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

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

省門遇江京劉安陳達斬之以李閏積為省內所服脇

輿俱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以下從

輦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

宮諸門閭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

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詩皆許諾辭以衆少顯

使與登迎吏士于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

還外府收兵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送廷尉獄即夜死

明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

家屬皆徙北景遷太后於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兵封
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擢程為騎都尉初閻顯碎
崔瑗為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收
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日沉醉不得見乃告長
史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禪猶豫未聽從會顯敗瑗生
斥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禪謂曰弟聽祗上
書禪請為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

集覽

積為積久也素也幸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九

南宮登雲臺南宮注見高帝五年雲臺在南宮明帝永

平三年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即此虎賁羽林士虎賁

注見新莽地皇二年羽林注見昭帝元鳳元年小黃門

注見武帝征和二年格殺登句絕相抱而殺之曰格登

謂樊登傳召傳音株戀互釋名傳傳也轉轉相傳而呼

召之也北景縣名屬日南郡在南越地後為林邑所據

晉九真太守權遂討林邑其王范佛降乃於其國五月

五日立八尺之表日景在表南九寸一分故曰北景北

常讀曰庇廕之庇景讀曰影如淳曰日中於頭上景在

已下故以名縣瑗坐斤為句崔瑗坐罪而被斤逐也第

聽其上書弟與第通案酈食其傳弟言之陳勝傳

弟令毋斬爰盎傳君弟去並訓但也聽平聲從也

格殺登今按格本作格擊也集覽弟九卷注

云不用器械而白手殺之此說蓋是後倣此

新城人雲臺注見明帝永平三年崔

瑗安平人駙之子陳禪巴郡安漢人

漢氏之將衰可悲矣故下書司空劉授策免罪之也

遷辭有二太右遷者善辭也遷太右者逆辭也闕后

諸廢太子其罪大矣其以逆辭書之何非逆辭也罪

辭也終綱目書遷太后于某宮六詳秦初癸亥年惟

漢閻氏唐武氏為罪辭

發明濟陰正位儲貳乃以無罪廢出人神共憤闕后

寶虛位故孫程等得以定謀迎立順帝由是大統始

得其正可謂幸矣然而漢治卒亦不振者大策不出

於廟堂而扶立實由於闈宦故也歐陽修贊唐史謂

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為宦官所立者七君其本始

不正欲以正天下其可得乎順帝之立不幸類是雖

有聰明睿智之資猶將制於近習而不得有為况又

昏庸孱弱者乎書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入即位

則漢氏之衰從可知矣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監諸

葬北鄉侯

以諸王禮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司空劉授策免

以阿附惡逆
舉非其人也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大鳥
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

具祠 **集覽** 中牢注見昭 **質實** 一統志云楊震墓在西安
帝元鳳元年

卒時有大鳥集喪前
悲鳴葬畢始飛去

書法 葬臣不書此何以書嘉禮賢也網目予存厚故
詔許鄧騰還葬書改葬故太尉楊震書終綱目

臣書改葬二是年唐中宗神龍元年改葬上洛王草
玄貞宋路太后唐息隱王不與焉。祭臣不書此何

以書嘉禮賢也故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官敗而後
祭陳寶靈帝中平六年遼水敗而後祀魏徵唐太宗

貞觀十九年祿山反而後祭九齡肅宗至德二年皆
事後之思也終綱目書祭臣六詳明帝永平二年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第十終尾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起丙寅漢順帝永建元年 凡四十一年
盡丙午漢桓帝延熹元年

孝順皇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
朝見周舉謂司徒李卻曰警聾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

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頴考叔茅焦之言復修
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

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群 **集覽** 警聾孔
臣朝觀卻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無目曰警聾父有目不能分別善惡故謂之警聾字曰
聾蓋聾亦無目之稱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頴

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春秋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謀殺其長子莊公後莊公置武姜于城頴誓之曰不及

黃泉無相見也頴考叔為鄭典封疆之官莊公賜食考
叔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翳我獨無考叔勸公闕地

及泉隧而相見秦始皇即位太后與呂不韋通始皇遂
遷太后於黃陽宮茅焦齊客也諫之始皇遂自駕迎歸

丙寅

為母子如初闕其實實頤考叔春秋時頤

書法

書朝太后何予存厚也是故朝太后不書順帝

以喪書者也

皇太后閻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隴西鍾羌反馬賢

擊破之實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戰於臨洮斬千餘級請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

實實

臨洮縣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秋七月以來歷為車騎將軍○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

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左雄為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

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

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

之隄防刑罰者民之衝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吏相

委速百姓怨窮以苛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賊罪

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

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

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

忍與防同朝謹自案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

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

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

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戒罪明正反構忠良

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

實實

頤考叔春秋時頤

書法

書朝太后何予存厚也是故朝太后不書順帝

以喪書者也

皇太后閻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隴西鍾羌反馬賢

擊破之實實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戰於臨洮斬千餘級請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

實實

臨洮縣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秋七月以來歷為車騎將軍○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

出之以為尚書僕射左雄為尚書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

又劾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

詡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

之隄防刑罰者民之衝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吏相

委速百姓怨窮以苛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賊罪

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

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自繫

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

忍與防同朝謹自案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

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

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

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戒罪明正反構忠良

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

集覽

史魚死即以尸諫

韓詩

外傳昔衛大

論盧

昆反

傳考

大丘傳考

傳音轉客星守羽林客星只是彗宇變名也大官書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注虛危營室陰陽終始之處常多奸邪故設羽林為軍衛正義曰羽林三十五星三水入軍起也其占占視兆問也無令從阿母求請阿倚也阿母順帝乳母宋娥也謂不可使張防從宋娥干求請託白璧不可為璧玉之性善惡不相揜記聘義篇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後書黃瓊傳傲傲者易汙是也容容多後福前書翟方進傳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頗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即莊子不擇善惡兩容顏適之意林希逸云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謂之兩容王臣蹇蹇易蹇卦文也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蹇之兩容之官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後書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為陛下之喉舌注引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曰斗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

正誤

傳考今按傳

質實

浮陽漢之縣名為渤海郡治所東漢末廢之故城在河間

府滄州東左雄南郡涅陽人

書法

書赦出之多矣未有能超用之者於是書以為僕射又書左雄為尚書帝可謂能從善矣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懷表上殺爭功免官徒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伉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天折使上有殺功臣之譏宜急表之伉曰詔指方怒言必獲譴舉曰明公年踰八十位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國欲以何求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求請從此辭伉乃表諫帝從之復

質實

周舉汝南汝陽人

增置緣邊兵屯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脩復障塞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

質實

朔方郡名注見武帝元朔元年塞下教習戰射

年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班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走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之。三月旱。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帝母李氏瑤城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
感悟發哀親到瑤所更以禮殯葬恭陵北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討焉耆降之徵勇下獄免考異

討當
作擊

西域皆服唯焉耆不降班勇奏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發諸國兵兩道擊之

朗先有罪欲徵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元孟乞降朗入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書法 降之者張朗也書與班勇何朗先期也綱目惡專功故並書之朗不以先期罰而勇反以後期

罪漢之無
章甚矣

秋七月朔日食。以許敬為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

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

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

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

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河南通張楷謂曰天下有二道

始以不訾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

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司馬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

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

得行群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狗世俗之耳目也

以處士楊厚黃瓊為議郎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
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遣之曰伯夷隘柳下
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君身之所珍也自生
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
志終無時矣語曰峽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
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
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
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
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
之固郤之子也少好學郤為司徒固改姓名杖策驅驢
負笈從師不遠千里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不令同
業諸生知其**集覽**峽峽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峽與硤通
為郤子也音敲堅硬也皦明白也峽峽太堅易
也杜甫寄唐十八使君詩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汙貞解
者亦引此峽峽皦皦以為說魯陽樊君樊英字季齊南
陽魯陽縣人驅驢負笈入極擘二反負書箱也說

辰戌 巳巳

文驢上負也猶今人為木牀跨驢背以
負載物也古人多言負笈謂自負之

質實

楊厚廣漢
新都人黃

三年春正月地震。夏六月旱。秋九月鮮卑寇漁陽

四年春正月帝冠。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頗有災異修政戒膳珍玩不御而桂
陽太守文龍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質實

桂陽

雨水。秋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

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
水可溉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
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
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計費不圖
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
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許遂令諸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

漢書卷一百一

六

郡儲粟
周數年

冬鮮卑寇朔方

五年夏四月旱蝗。○定遠侯班始棄市

始尚帝姑陰城公主主驕淫無道
質實一統志云定遠漢之縣名屬漢

始積忿殺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質實漢之縣名屬漢

中郡後廢之故城在漢中府西
質實郡縣治南漢班超封定遠侯即此

陽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襄陽府穀城縣北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

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待御史沈景有彊能擢為

時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正服

常人何別今相謂王豈謂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

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

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

奏案其罪出寃獄百餘人政遂改節悔過自脩

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 **質實** 伊吾屯名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

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

書法 於是六書伊吾矣

秋九月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類敝

鞠為蔬園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

從之凡造二百四十 **質實** 翟酺 廣

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採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恃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

申壬

未辛

午庚

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
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
選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
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
由是賢之 **質實** 一統志云胡廣南郡華容人剛六世孫
乘氏漢之縣名屬山陽郡東漢末廢之
故城在兗州府鉅野縣西南五十里漢梁
商受封即此 梁商安定烏氏人竦之孫

早。三月揚州妖賊章河等作亂殺長吏。夏四月以梁

商為執金吾 **考異** 按凡例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據晉咸寧
二年書以後父駁為車騎將軍唐神龍

元年書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冬護烏桓校尉耿曄遣烏

桓擊鮮卑大獲。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寧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
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
今俗浸彫散巧偽滋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
莫慮長久謂聚歛整辦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視

民如冠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
不舉聞惡不察觀政亭傳責成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
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戾引高求名
州宰不覆競共辟召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鄉官部吏
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拜除如流送迎煩費損
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
長吏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
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
乃得辟舉如此虛偽之端絕迎送之役損而民各寧其
所矣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惟又言孔子
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可
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
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
駁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前世以來莫或回革可宣下
百官參其同異帝卒用雄奏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
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
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
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陰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
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

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
察選清平多得其人袁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
是年也特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集覽各懷一
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不亦偏乎

苟且也猶言權宜顏師古曰一切權時事非經常也
之如豺虎稅之謂聚歛也春秋闢丹廷見楚令尹子常
歸語其弟曰吾見令尹如餓豺虎焉項背相望顏師古
曰謂前後相顧也亭傳亭傳留行旅宿食之館傳謂傳
舍轉轉相傳無常人也離毀離與羅同遭也毀謗也長
吏顏師古曰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寬其負筭

景帝詔曰今筭笄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笄不必衆朕甚
愍之筭笄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此亦寬
其負筭也禮稱疆仕記曲禮四十曰疆而仕諸生試家
法受經於其師者謂之諸生後書徐防傳博士弟子皆
以意說不脩家法注謂諸經為業各自名家蔡倫傳注
貢父曰諸儒各謂其師說為家法儒林傳各令隨家法
注儒生習詩者曰詩家習禮者曰禮家故言各隨家法
文吏誅戔奏掌文法之吏課試戔表奏章副之端門顏
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也副之再往也公府試中再詣
殿前覆試顏淵魯人也名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年三

十二而亡子奇齊人也字子奇按劉尚新序
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阿縣大化正誤觀政
今按胡三省注郡縣長吏節亭傳以夸過使客監司亦
以是觀政也寬其負筭今按李賢曰負欠也筭口錢也
儒生未有品質實濟陽郡名注見元帝永光四年汝南
秩故寬之質實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顏川郡
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下邳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一統
志云顏淵魯人無繇之子孔門弟子天資明睿聞一知
十居十哲之首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孔子哭
之慟曰天喪予歷代累封充國復聖公首配祀孔子廟
庭子奇齊人年十八為阿邑宰出倉廩
以賑貧乏邑內大化永嘉冲帝年號

書法識也其譏何與廉舉孝而限之年且試家法
課箋奏非初意矣下善增為四科甚譏之

閏十二月恭陵百丈廡災質實

恭陵注見安
帝延光三年

二年春正月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

上召郎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
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

酉癸

之奉亡天下之憂棟樑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
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青與致升
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
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
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網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
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修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
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早夏水宜務
節約四去年八月癸亥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
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恐有羌寇宜為
備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
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於時三替宜大蠲法
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復
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勞心
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
已若令兩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
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即中辭病不就
集覽 三台也凡六星六符者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
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男主
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

階上星為七下星為無人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
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矣蘇林曰能
音台又三能注見武帝元封元年累鍾之奉讀與俸
同秩祿也左傳釜卜為鍾六斛四斗也熒惑出入軒轅
熒惑注見成帝綏和二年天官書軒轅黃龍體孟康曰
形如騰龍也孝經援神契云軒轅十二星后妃所居正
義曰軒轅在七星北主風雨之神天苑趨參天苑注見
安帝永初三年參注見成帝元延三年王井天官書參
下四星小星名玉井歲無隔并隔否隔也并頻并也書洪
範八庶徵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是已漢成帝時薛宣
上疏曰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唐中宗時**質實** 郎顯安
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併即此

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

帝之立也娥與其謀故封之又封梁商子冀為襄邑侯
左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不宜追錄小恩
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
惡諛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諛諛蒙達者
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罪刑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
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

數事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案尚書
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王聖為野王君聖造
生諛賊竊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爵死為海內所懼快
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而與聖同爵號懼為本操
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俸阿母可為平議可於怪梁冀
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兇之連然後議可於怪梁冀
議還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兇之連然後議可於怪梁冀
冀封太子質實嘗造生諛賊竊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
而廢太子質實嘗造生諛賊竊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
邑入雍丘隋復置襄邑秦之縣名漢屬陳留郡北齊併襄
宋屬應天府崇寧間建拱州以東輔大觀中廢拱州
後復置金改睢州元因之並以襄邑縣為附郭
省入州屬開封府野王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二年國朝
發明 順帝在儲貳之時橫羅廢黜雖年方冲幼亦必
閣宦挾功擅朝然政事無大顛錯者亦其清明之非無
未甚渙汨爾夫何至是春秋已十有八乃始封爵之天
母親尋覆轍備見於綱目之所書何哉蓋帝天資不
高浸長浸昏故為聲色嗜慾之所惑便嬖佞倖之所

移流而忘返不自知也嗚呼王所非居州君側
無子思雖明智之君且不能有立况順帝乎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
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替言封爵至
重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惟言切至
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
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棰撻非古也帝納之
有佩王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樸樸上言九卿大臣行
覽 建始四年替氏篇未見顏色而言謂之替又注見成帝
緩記王藻篇古之君子必佩玉趨以乘彘行以肆夏進
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錚鳴也故在車則聞鶯和之
聲行則鳴佩王之度注玉佩上有心無自入也前五行志
步有佩王之度注玉佩上有心無自入也前五行志
以納其間王錚鳴焉
質實 漢陽郡名注見
是為行步之節度

京師地圻詔引敦樸士對策

漢陽郡名注見

洛陽宣德亭地圻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
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二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王
豈無阿乳之恩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府案經典
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
酬其勞裂土開國實垂舊典聞阿母體福夫謙虛必有遜
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妃后之家
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總權柄
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
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
常侍不得為吏察考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
偏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便貞此雖小司馬
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貞此雖小司馬
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
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
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
四海權尊勳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陞
之內一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
之下

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影必邪源清者流
必潔猶叩樹木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
蹉跌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完全雖遭霖
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為憂今隄防雖
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
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
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其心腹整理本朝雖
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則雖無水旱之災天
下固可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
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其才智閑雅者給事
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
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
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効民猶有咨嗟之怨者
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
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用為之制度故嫁娶之禮
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
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
而為非者必不多矣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
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
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學科此棄本而取末

也魯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為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黃瓊救之乃得釋出為雒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通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性恬澹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

集覽 長水司馬百官表長水胡騎顏師古曰長水胡之名開陽城門候雒陽城十二門開陽一門之名也每門置候一人屬城門校尉司啟閉出入初拜便貞除官曰拜謂初除便得貞命不試守也源流至論曰平帝紀令二百石已上一切論秩如貞釋者謂諸官吏初除皆試守滿歲稱職乃為貞食全俸賦政賦班政教也詩賦政于外蹉跌蹉千箇反跌徒結反顏師古曰蹉跌足失措貌厭塞厭又晉益涉反博雅云伏也事從中下此事自宮中降下作渾天儀渾胡本反蔡氏書傳曰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遶之近日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故史官不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彊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璣璣玉衡之遺法也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說多具載書傳璣璣玉衡下又宋渾天儀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三年著靈憲著步慮反紀述也張衡本傳作著靈憲筭罔論注云靈憲序曰昔有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為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然衡集無筭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筭之因名馬性恬澹恬安澹靜也澹通作淡莊子曰平易則恬淡

質實 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張衡南陽西鄂人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

書法

帝京師地震綱目不書京師據成帝綏和二年和
冬三年秋四年冬順帝永建三年之類地道之變遠
近不異也此其再書京師何震坊同月也警戒至矣
是故代地震坊而趙以亡秦庚午年京師震坊而漢
以衰綏和二年綱目地震書京師二順帝以同月震
坊書京師是年獻帝以一月再震書京師吳平元年
皆大異也終綱目舉敦樸二元帝永興元年是年
發明 順帝初年閹宦滿朝然無大變異者時方幼冲
天意若有待也至是年已浸長所為日益乖錯
故上天譴告以真其知悟爾綱目上書封爵乳母下
書京師地震京師地坊而分注載樸士對策亦首及
此天變人言非不明白帝猶恬然
不寤彼昏不知尚可與之言乎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

太尉龐參在二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司隸乘
風案之參稱疾廣漢上計掾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
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群
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諛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

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
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黃門
視參疾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集覽** 乘風姓名乘
殺之雒陽令奏參罪竟以災異免

擄俞絹反官屬也上計注見武帝元光五**正誤** 司隸乘
年令與計階中傷陰中害人也中竹仲反
今按漢書龐參傳及通鑑本文及別本綱目皆作承風
謂承望風指也司隸因龐參為左右所毀故乘風按之
也如作乘風亦通猶言**質實** 廣漢郡名注見

鮮卑寇馬城

質實

城一統志云馬城古塞名在永平府樂州
城南二十里唐置馬城縣於此後廢之

契丹割隸樂州金因
之元省入義豐縣

是後其王韃死
鮮卑抄盜差稀

成甲

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擊破北匈奴獲單于母○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
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

陛下發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
 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
 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雅信革政崇道變惑
 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慎官人去貪倭帝
 曰貪倭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
 群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倭
 邪也張衡亦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
 擾也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
 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此中與之後儒
 者爭學圖緯上疏言圖識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
 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
 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書工惡
 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
 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宣
集覽 露坐不設帷帳而坐也東廂廂序也無也前書周
 廂言如箱篋之形重膳重疊也膳其食也庖人和味必
 加善故曰膳刑德八柄柄猶器之有柄言刑德由天子
 出非人臣所得預也周禮天官冢宰以八柄詔王馭群
 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馭其群

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
 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見天官圖緯
 圖識注見平帝元始四年緯謂七緯也易緯書緯詩緯
 札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蓋漢末夏賀良之徒為之以
 為有經必有緯也九宮易緯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
 行九宮鄭氏曰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
 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辰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六
 分以陽出而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
 宮從坎宮起自巽宮所以從於坤宮又自息於中央之宮既
 自此而從於巽宮所以從於坤宮又自息於中央之宮既
 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
 自此而從於巽宮又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
 良宮又自此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離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
 星而反紫宮行起於坎宮始於離宮也風角顏師古
 曰角隅也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八風注見
 新莽始建國二年不**正誤**刑德八柄今按德猶恩惠也
 占之書識書是也
 非罰對言又曰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說者謂用德
 猶言用賞與此德字義同八柄爵祿予置生五者德也
 奪廢誅二
 者刑也

秋七月鍾羗寇隴西漢陽冬十月校尉馬續擊破之

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漢陽郡名注見靈帝建寧二年十一月司徒劉琦司空

孔扶免

用周舉之言也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考異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入近倖賞賜裁漏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所以愛民重器承天順道也書奏不省

質實張綱捷為

書法以養子襲爵則德其立已故也私已甚矣書曰

初病漢也

發明開府階城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此唐人李中敏書判之語也而不知其源已始於漢夫以

天刑之人非有嗣續可傳之實而順帝乃始聽其以養子襲爵帝之愛厚官者欲其流澤蕃行動亦至矣其如漢祚浸微浸滅何直書于冊失自見矣

早遣謁者馬賢擊鍾羗大破之夏四月以梁商為大

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遣使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知者見變思形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祗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哉商不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固日而論能商不伯成之高莊子天地篇堯洽天下伯成子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禹伯成子高辭而耕

秋閏八月朔日食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十二月地震

子丙

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為太尉

質實

王龔山陽高平人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
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
橫為詭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
理訴冤之義纖微感際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
不至重問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群臣無
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
言得釋事
集覽 亟自實亟紀力反疾也自實自首其罪也
乃得釋事
集覽 詣理詣往也理猶言理直也感榮前書郭
解傳注顏師古曰感意氣而立節榮也輒引
分決分亦決也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引決
古謂治獄官為大理詣
理謂往法司辯對也詣

以梁冀為河南尹

考異

據延熹二年書封皇后兄子鄧

冀嗜酒逸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
人殺放而推疑故之怨仇捕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集覽 推疑推音通回反

書法

再書以何殊龔於冀也綱目之別賢不肖嚴矣
西漢之世書京兆尹八自黃霸外皆嚴能者也

東漢都洛百有餘年河南尹無聞焉於是始書梁冀
兄弟微楊秉朱儁幾無人矣終東漢書以為河南尹
三因事見者三

武陵蠻反

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
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
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
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集覽 貢布

歸縣室多幽閉其女盡織布數十升案南蠻傳歲令大
人輸布一匹小口
質實 武陵郡名注見光
二大謂之賓布
武建武二十四年

二年春以李進為武陵太守討平之

考異

討當

進簡選良吏撫循
蠻夷郡境遂安

丑丁

夏四月地震。象林蠻反。

象林蠻區隣寺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貞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集覽象林縣名屬日南郡古越裳國界今南越轉盛集覽象林邑國也直交州南海行三十里其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巖東注海乃質實馬援所植區隣蠻姓名也區豈俱反或音烏侯反象林縣名注見後主延異四年

冬十月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至

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謂避名而名我追可集覽法真處士姓名字高鄉內謂百世之師者矣外學本傳作內外圖典

地震

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事諫之者龔乃止

十二月還宮

三年春二月地震金城隴西山崩。夏閏四月地震。以

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庚寅

侍御史賈昌為州郡討區隣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楊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凌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闕軍行日三十里而充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難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蓋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徒日

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覽長沙郡屬荊州今潭州是十三州志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乘萬里故名長沙任將帥任音士堪也謂材堪為將帥四府太

質實九真郡名注見後主炎傳太師司空司徒之府

武帝元鼎六年益州郡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滇國祝良長沙臨湘人

秋九月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物左雄薦周舉為書至是雄為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生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蓋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以不得臣

集覽臣生自草茅士貧賤居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儀禮曰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庶人曰刺草之臣衛鞅因景監以見注見周顯王八年

質實一統志云趙宣子晉人即趙盾夙之孫衰之子也為晉世卿制事典辟獄刑行諸晉為常法卒謚曰宣賈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也韓厥晉人景公時為司馬鞏之役大敗能執臣札於齊君鄆陵之役逐鄭伯不敢速晉遷新田用其謀卒謚曰獻

冬十月燒當羌那離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十二月朔日食

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卯巳

梁商以小黄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冀與交而中常侍張達等忌其寵及共譖商及曹騰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懼矯詔收縛騰賁帝怒收達等下獄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逮捕之煩

質實

曹騰沛人

書法

官者書伏誅始此終綱目官者書伏誅十張達王甫魚朝恩劉希光揚朝汝陳弘志穆復恭劉

季迷蜀王承休周孫延希

三月地震○夏四月馬賢擊那離等斬之○秋八月太原

旱質實

太原郡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庚辰

五年春二月地震○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夏五月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刺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商曰馬續素有謀謨典兵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思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亡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失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却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質實

美授縣名注見安帝永初三年陳龜上黨法氏人三輔注見漢武帝征和元年

集覽

車紐南匈奴

軍討之

考異

討當作擊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劉秉為并凉刺史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羗遂復反

羌寇武都燒隴關

質實

武都郡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隴關在鳳翔府隴州西七十里

有舊故關新故關俱屬故關大寨巡檢司按唐志汧源縣西有安夷關在隴山本大震關太中開防禦使薛達徙葉更名疑即新舊二關也

○匈奴吾斯立車紐為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冬十二月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

羌寇三輔燒園陵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高以不為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女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至是果敗

集覽

支黨支猶枝也顏師古曰謂其黨與之分散如木之有枝故曰支黨

謂其黨與之分散如木之有枝故曰支黨避回回胡內反畏避也前書王温舒傳即有避回注謂不意捕擊盜賊也漏出其後謂脫漏在人之後埋根行首行胡剛反謂行伍也章懷曰埋根言不退也雜還或作沓達合反迨還也說文雜還衆多貌高克潰叛高克春秋衛文公之臣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將兵禦寇于竟衆散而歸高克遂奔陳

質實

安定郡名注見先武建武元年

二月有星孛于營室 ○武都太守趙冲擊破鞏唐羌詔冲

督河西四郡兵

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緩御乘常守安則如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

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首豪泣血，驚惧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不邁。

鞏唐羗寇北地 ○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質實 皇甫規安

初商以上已會賓客，譙子維水酒闌，繼以醴露之歌。周卒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至是病篤，敕冀、苻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舍，玉匣珠具，屬何益朽骨。宜皆辭之。薨。諸子欲從其誨。 **集覽** 上已，已象齒反。韓詩章句曰：鄭俗已。沈約《宋書》曰：魏已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已也。風俗通曰：已，社也。謂邪病已去，祈介社也。晉武帝常問：攀、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時，平原徐肇以三月朔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恠，乃招携之水，灑洗，後遂因水。以沈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是好事。東晉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

沈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緣，皆為盛集也。韻會注：毛氏曰：陽氣生於子，終於巳。巳者終巳也。今俗以有鈞挑者為終巳。字無鈞挑者，為辰巳字，是蓋未知義也。案史記：巳者，言陽氣已尽也。釋名云：巳，巳字，是蓋未知義也。案史記：巳者，言亦讀如巳矣。之巳也。醴露之歌，杜佑《通典》曰：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門人不敬哭，但隨柩，叙哀歌，名曰醴露。高里後代相承，使挽逝者歌之。呼為挽歌。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醴露送王公貴人。高里送士大夫。庶人其辭曰：醴露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一人死，一去何時。婦高里誰家地，聚斂精鬼，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從人命不得少，如罽見于室，搜神記：飯含，飯以遠反。含，舊作哈，並戶暗反。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含。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鄭玄曰：含，玉為璧，制其分寸大小。不聞案文公家，札執事者，陳飯含之具。沐浴乃飯含。注云：以卓子陳于堂前，西壁下南上。錢三實于小箱，米二升。以新水，浙令精實于盤。主人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腰之右。盥手，執箱以入。侍者一人，挿匙于米盤，執以從。置于尸西。主人以匙抄米實尸口之右，並實一錢。又於

左於中質實維水維與洛同注

書法大將軍自岑彭後未有書卒者於是卒梁商賢之也

以梁冀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集覽不疑梁冀之弟名

舉為諫議大夫

初梁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用之

九月諸羌寇武威質實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

冬十月徙安定北地郡質實北地郡注見秦王政三年

騎將軍張喬屯三輔○徙荊州刺史李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弥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蒙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

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織賜等重賂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

遂徙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至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番任戰者百餘

人以恩信招誘之質實荊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三年秦未滿歲賊皆弭散山郡名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漢安元年秋八月吾斯等復反集覽吾斯南匈奴遣八使

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

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派網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

河南戶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他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

侍御史种暲疾之復行集覽墨綬與服志曰千石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杜喬林慮人樂巴魏郡內黃人种暲河南洛陽人

以李固為將作大臣質實將作大臣官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

李王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下第一故有是命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太守張嬰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軍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前後二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座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寺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充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入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逼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任峻冀州刺史墳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維陽令任峻冀州刺史

蘇章膠東相吳祐維陽自王煥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款案其姦賊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

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推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散民多愁苦論者曰夜稱

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布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

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

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史喘疾息也須臾不貌猶苟延殘喘少延視息之義

面縛索隱曰縛手于背而面向前也私賦民錢布衣賦

歛也本傳賦錢五百為父市單衣

質實 廣陵郡名注見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吳祐陳留長垣人

冬罕羌降罷張喬軍屯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漢順帝永建二年

二年夏四月以趙冲為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之。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吾斯殺之。地震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圻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

書法 於是涼州自九月至十一月地一百八十震民死甚衆綱目書地震未有數於此者矣

增孝廉為四科

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孝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書法 書增為四科何譏也前有試家法課牋奏二科矣今復增孝弟從政為四孝悌居四科之一則

孝廉二字皆虛名也書甚譏之

建康元年春趙冲討羌戰歿考異

此誤書討與西羌同

冲追叛羌遇伏戰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亦衰耗

夏四月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烏桓悉降。立皇

子炳為太子考異

提要作立子炳為皇太子按尊立例曰立太子曰立子某為皇太子非止統者

去皇號注云封立之命出於天子不應自謂其子為皇子則此皇字疑誤合從提要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種嵩監其家中常侍高梵

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

嵩乃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

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

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

嵩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集覽 監其

書法 漢自是五世無書立太子者非無子則不早建者也

秋八月楊徐群盜范容等作亂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

護太子之家也從中從宮中出迎

質實 種嵩洛陽人

討之質實

馮緄巴郡。帝崩太子炳即位

年二

書法

賀善贊曰順帝之篇首書改葬楊震繼書朝太
后又書赦虞詡左雄書卻貢珠書起太學書誅
張達書擢周舉皆可紀者也
也帝亦後來之賢主歟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葬憲陵質實

一統志云憲陵在河南府城東北

○地震詔舉賢良

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採用忠貞遠近翕然望見
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
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以答天誠大將軍冀河南
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
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群臣乘舟
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

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沒濤可不慎乎夫德不慎祿猶
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
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
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帝初元
三年

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冬十月交趾蠻夷復反刺

史夏方降之。○九江盜馬勉稱帝於當塗質實

一統志云九江郡名

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當塗漢之縣名屬九江郡三國魏廢之故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塗山北麓下即古塗山氏之國漢武帝封 ○群盜發憲陵

書法

於是葬無幾時耳綱目書陵寢之變
七未有亟於此者矣詳漢初乙未年

發明

東漢之亡人皆咎威靈之不君而不知滅亡之
兆已著於安順之時今觀綱目所書如寵信宦
者任用群小崇獎外戚所以稔亡漢之禍者實在於
此故夫日食地震山崩雨雹寇盜災異史不絕書二

君既不之悟於是安帝終於南遊而綱目書盜發憲陵矣夫以二
葉矣順帝甫成葬禮而綱目書盜發憲陵矣夫以二
君不善之積而未即滅亡者祖宗德澤在人未幾天
意未遽絕之爾然咎證之形亦不可掩故於其終事
見之綱目據事直書而天理自明所以戒後世人君
不可得罪於天人其顯然之應若此豈不深切著明
哉也

酉乙

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

梁太后以楊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
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
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丘之謀近日北鄉之
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集覽沙丘之謀秦始皇崩於沙丘趙高秘不發喪詐以
始皇命殺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是為二世北鄉之
事安帝崩立北鄉侯北鄉侯薨闕顯秘不發
喪閉宮屯兵自守而更徵諸王子鄉去聲
今按鄉如字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續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

迎續入即位罷蒜歸國

蒜續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
心焉而續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
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
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入南宮即
皇帝位蒜**集覽**周霍之立文宣周勃立文帝霍光立宣
罷歸國帝鄧閻之利幼弱鄧騭立殤帝誕育百
餘日而即位不一歲而崩
閻顯立北鄉侯其年薨

書法

續蒜並徵一迎一罷宜矣故史稱蒜罷歸國此
其書罷蒜何誅意也於是梁冀憚蒜嚴重違衆

罷之書曰罷蒜若曰其迎其罷冀皆有意云耳漢世
書迎立者十君昌邑書霍光承皇后詔宣帝書先奏
太后公也此冀私也亦書白太后何太后梁氏女書
白太后交責之也羨惡不嫌同辭下書白太后策免
固迎蠡吾侯志
入即位義同

發明

付置君大事也必廣謀從眾然後皇極神器得所
蒜而冀乃貪立幼揮違眾独行是九五大寶乃私門
之物爾書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續入即位罷蒜歸國
則冀一時勢焰可畏若此其狠慢自用直情徑行之
意隱然見於書法之間漢朝公卿尚可與之比肩並
乎列

葬懷陵

質實

一統志云懷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創憲陵賦
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瑩內如康陵制度太
后從之初順帝時陰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
尤疾之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
遂作飛章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支黨冀以百姓苦役方中秘藏及諸工
帝陵墓也以九飛章注見桓帝延熹八年
作並減十之九
廣陵張嬰據郡反

嬰既降至是復反

二月叛羌皆降隴右復平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盜牢廩貨賂左
右不恤軍事白骨相望左馮翊梁并以恩信招誘叛羌
離南狐奴等五萬餘戶
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給也讀典廩同音力稔反前書音義曰牢稟食
也古者名稟牢
離南狐奴羌種名南乃感反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擊馬勉范容等斬之

質實

滕撫北

太后以徐楊盜賊益熾傳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
詔拜九江都尉助馮緄討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撫等
破斬馬勉范容等拜撫
中郎將督楊徐二州事

詔康陵在恭陵上

詔曰殤帝即位踰年安帝承襲統業而前世
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冬十一月歷陽盜華孟稱帝滕撫進擊張嬰及孟皆破斬

之東南悉平考異按范容馬勉張嬰華孟書盜書反

一統志云歷陽秦之縣名屬九江郡漢初屬淮南國後仍

屬九江郡東漢為揚州刺史治所三國屬吳為重鎮晉屬

淮南郡東晉分置歷陽郡劉宋置南豫州治歷陽梁末

屬東魏北齊置和州領歷陽齊江二郡後周改齊江曰烏

江隋罷郡復置和州治歷陽縣大業初改為歷陽郡唐初為

和州天寶初又為歷陽郡乾元初復為和州五代時屬南

唐後屬後周宋隸淮南西道元陞和州路後為和州隸廬

州路領歷陽含山烏江三縣國朝初省歷陽烏江二縣

廬州尋復為和州直隸京師仍隸

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為宦官所惡後論功

當封太尉胡廣承旨奏黜之遂卒於家

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

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

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

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海水溢

書法 書海溢始此終綱目書海溢六是年桓帝永康

元年靈帝建寧四年梁庚子年唐高宗顯慶元

年總章

二年

○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白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

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日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

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

前問帝曰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

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

公卿廣求群議今上應天心下合衆望傳曰以天下與

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

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

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
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蒜不為禮由此惡
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
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
冀欲立之騰又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房之親秉攝
萬機賓客從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
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
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
守本議冀屬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
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大將軍掾朱穆戒梁
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
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又
薦种嵩欒巴**集覽**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
等冀不能用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作竹籬候魚
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
詩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接猶跋扈也疏云凶橫自恣
陵人之貌**推舉**推川雖反窮詰也舉案劾也蠡吾正義
曰中山國邑前書屬蠡郡或云在高陽國屬冀州今蠡
州是也蠡吾**質實**一統志云蠡吾漢之縣名屬涿郡北
故城在焉齊省入博野縣隋初屬高陽郡唐初

蜀蒲州武德中置蠡州宋置永寧軍今改為寧州後
仍改蠡州元仍舊國朝降州為縣改屬保定府

書法

可迎也策免大臣常事耳其必先書蠡吾侯志入即位

也終綱目一而已矣固不去則蠡吾之立猶未定也
况固方推舉侍醫此罪人所甚懼者宜其汲汲於去
之故安漢公之弒帝也不書進毒而此則書之所以
著免固之由也是故質帝之世先書策免太尉固而
後蠡吾侯可以立陳文之俎先書始興王伏誅而後
太子叔寶可以立一先一後綱目之意微矣終綱目
弒書進毒四梁冀胡太后太丞相泰象宰護。冲帝
之立書太后臨朝矣質帝既立太后猶臨朝可知也
不書至是則書之而稱猶何也質帝立年八歲太后
臨朝無足議也蠡吾於是年十五矣以為可已而不
已也故書猶以議之是故安帝立年十三而太后猶
臨朝則書猶殤帝元平元年桓帝立年十五而太后
猶臨朝則書猶是年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終綱目書
猶臨朝則書猶是年皆可已而不已者也終綱目書

發明

得無元后則王莽不得以篡國無章德則竇憲不
得以亂朝梁冀之惡固天地之所不容然非太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漢紀九十一 漢書 卷之九十一

后主之於內則亦未必能至此極方是之時質帝年
雖幼釋乃能促召大臣言其所食之物是其心中了
了明致進毒之禍而漢朝諸人不能推求進膳之人
考核致疾之由必期得賊而後已方且聯書示戒聽
命于賊果何為者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國
為無人以冀之凶悖固未易以討殺然使力不能勝
則聲其罪於天下死之可也去之可也鳥有大行晏
駕明知鶴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諸
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太后
雖未必與聞乎弒然身為罪人之主何以自解綱目
於梁冀之事一則曰白太后二則曰白太后至於蠡
吾既立之後又書太后猶臨朝太后雖欲自免其可
乎得

秋七月葬靜陵質實

一統志云靜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九月追尊河間

孝王為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冬十月尊母區氏為

博園貴人

集覽

區氏區音偃史記區姓咎繇之後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春秋之法嗣君為弒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則謂之與聞乎弒是時桓帝受國賊冀之手不能致討故天變見焉日食正旦於嗣服紀元之物是人君即位其始已不正矣綱目書此雖不言其理而理固在其中天命不僭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三月黃龍見譙○夏四月地震○六月以杜喬為太尉

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群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集覽

側足而立恐懼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其為乘

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
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書法

書迎立君多矣未有書論定策功者書定策功
何譏也桓不討賊而以為之功是與聞手執矣

集覽

豈伊猶言
豈但豈止

書交譏之梁冀子弟與宦者並書賤之甚矣是故苟
可賤也宋楊四子與江京並書梁冀子弟與劉廣並
書綱目書益封戶五成帝綏和二年河間王良是年
梁冀齊甲子年豫章王疑唐睿宗景雲元年太平公
主玄宗二十三年咸宜公
主未有多於梁冀者也

八月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
史种暠糾發其姦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
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
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至是立后冀
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冀屬喬舉汜
宮為尚書喬以宮為賊罪不用由是日忤冀
依惠帝納后故事黃金一萬斤納米鴈璧乘馬此舊典
也汜宮汜或作汎並符咸反皇甫謐曰本姓凡氏因遭

集覽

舊典

秦亂避地汜水故改姓焉汜
水之汜在去聲當音乎梵反

書法

東漢之策書立貴人某氏為皇后恒辭也此書
立皇后梁氏何后太后女弟也倫序亦少乖矣

故異其文異其文者所以異其事也兩漢立
后異其文者五詳惠帝四年皆有故者也

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冬十一月貶清河王蒜為尉氏

侯徙桂楊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宦寺共譖杜喬帝亦怒之會劉文等謀共
立清河王蒜劫其相謝嵩殺之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
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
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寺數十人要鐵鎖詣闕通訴
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
畏其終為己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從事
中郎馬融為作章表祐謂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
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
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寺曲從漢
家衰微從此始矣公寺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

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慙長
歎流涕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失喬不聽收繫之亦死
獄中冀暴固喬尸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
冠左提章鉞右秉鐵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
班俱往臨哭不去喬故掾陳留揚匡號泣星行至洛著
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
奔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
遂與亮班皆隱匿終身不仕吳祐亦自免歸卒於家

集

覽

左棺即左回天也棺本憲字章懷曰說文憲憂也或
有心旁音工喚反今相傳棺音縮尉氏地理志陳留

有尉氏縣賈械賈穿也械桎梏也王調先自以三木貫
其項及手足而待罪要鐵鎖要與腰通以要負鐵鎖示

有必死之罪鐵鎖注見秦二世三年通許通同也臨命
臨將命終也令有敢臨令臨並去聲不許臨哭陳留注

見章帝建初元年著故赤幘著陟畧反故赤幘者舊所
被服也顏師古曰武士常赤幘以成其威也幘注見帝

玄更始元年夏**質實**一統志云尉氏漢之縣名本春秋
門洛陽城門名**質實**鄭大夫尉氏之邑也漢屬陳留郡

晉及後魏俱因之北齊省隋復置屬許州後屬潁川郡
唐屬滑州後屬汴州宋屬開封府金元仍舊國朝因

之屬開封府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
鼎五年馬融扶風茂陵人董班宛人

書法

於是劉文謀立蒜則曷為不書蒜宜立者也書
之則疑於燕王且且微此舉蒜其得免乎書曰

貶為尉氏侯徒桂陽
蒜自殺罪太后也

發明

李固杜喬之死人皆寃之二君誠忠於漢者然
冀負弒逆之誅二君不能聲其罪於天下隱忍

而死故綱目於此皆不書其故官
者哀其不達大臣之義失其職也

二年春正月帝冠○三月白馬羗寇廣漢**質實**白馬羗注
見梁孝元

帝承聖元年廣漢郡名○夏五月北宮火帝徙居南宮○
注見成帝鴻嘉三年

改清河為甘陵**質實**清河縣名注見安帝建光
元年甘陵縣名注同上

梁冀惡清河
名乃改焉

秋大水

子戊

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大水。九月地再震山崩。

書法 元帝之篇書正月地震七月復震矣此其并書再震何同月也一歲再震異矣一月再震甚大

異也終綱目書地震一百一十歲再震十二年而一月再震則二而已是年獻帝興平元年

○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治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緝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穎陰令死康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亢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爽嘗謂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鄉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

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恠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少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齊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阜白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集覽**高陽里以昔者高陽氏有才于八全家爾道為貴人謂之八凱故更名其里曰高陽以旌表之為其御為去聲為李膺御車也乞從外署求還於府之外簽署以示非太守之過大丘縣名屬沛國行部行下孟及巡視也至所部之縣有所案察也沛相沛國之相也第何太無阜白邪無阜白謂不區別是非也鍾瑾本傳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第何期不與孟軻同邪國武子好招人過招音翹舉也國姓

也名佐字武子春秋齊大夫好盡言以招人過失左傳成十七年齊慶克通于声孟子鮑牽見之以告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以告孟子孟子許於靈公而鮑牽明年殺國佐于内宮案聲孟子靈公夫人也則怨惡惡如字讀鍾瑾本傳作以致正誤爾道為貴爾猶汝也鍾皓指謂兄子瑾以質實首淑穎川穎陰人朗陵國名注見其所行為貴也高陽里在開封府許州城内漢荀淑帝二年一統志云高陽里在開封府許州城内漢荀淑所居里舊名西豪穎陰令死康以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改其里曰高陽大丘春秋時地名屬芒縣秦因之西漢析為芒大丘二縣東漢改芒曰臨睢大丘曰大丘三國魏二縣俱廢晉為譙郡蕪縣地隋始置永成縣屬譙州後廢唐復置屬亳州宋仍舊元屬歸德路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書法

卒前官錄賢也綱目卒前官六詳安帝元初二年

庚寅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書法

前書猶臨朝識也此書歸政其美之歟亦識也其識何太后於是三臨朝矣正月歸政二月而崩蓋精神血氣其自知也審矣其與終其身者幾希是故上書歸政繼書崩所以深識之也終綱目書太后臨朝御殿稱詔者二十二書歸政者四元年是年梁太后晉穆帝升平元年褚太后孝武帝太元元年褚太后唐中宗嗣聖二年武太后皆久臨朝者也惟晉褚氏無識焉

○三月帝還北宮○葬順烈皇后○封大將軍冀妻孫壽

為襄城君質實

襄城縣名注見周赧五十五年

壽善為妖態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出入壽所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起兔苑巨數千里移檄調生兔刻毛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與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

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奏送內以自明外
解人惑使拔奸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
度既張遠近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
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為要職欲以
自固後又奏記極諫冀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冀
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蕃
答殺之坐左
質實 安樂郡名注見靈帝中平二年修
轉修武令
書法 凡書婦爵皆諱也終綱目婦人以封爵見
者十有二詳呂氏丁巳年惟洗氏無諱焉

實 一統志云梓潼漢之縣名廣漢郡治此蜀漢置梓潼郡
西魏改為潼川郡移縣於郡南三十里改安壽縣隋廢
郡移縣於舊治改名梓潼屬普安郡唐屬

劍州宋元俱仍舊 國朝因之屬保寧府

卯辛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群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
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

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奉陵孝廉謂曰
幸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

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
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

貌甚陋不勝冠帶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
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

門託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 **質實** 張陵成都
不疑冀颯有司奏融貪濁髡笞徙朔方

書法 非日食不書晦朔此其書朔何罪冀也曷為罪
之春王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徑入無人臣

禮罪孰大焉故罪未有書所劾者特舉尚書張陵嘉
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失刑甚矣直書識之是故書十

二月晦所以見武帝殺竇嬰之寬一字之筆削嚴矣
所以見桓帝罰梁冀之寬一字之筆削嚴矣

發明 冀身負大逆而張陵以帶劍劾之捨其丘山之
惡而論其毫芒之罪惟漢朝諸人不能早致其

辨是以至此極耳詔以俸贖特書于冊參識之也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考證

凡官改作幸。謹按凡例曰：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蓋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况於先王法服，而私出繁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官璽綬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侮靡及，帝不納，東震之子也。正

誤

任章之謀，今按宣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子章亡命，居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待上入，欲為逆，發竟伏誅。

書法

是日者何著天應之捷也，是故哀帝用丁傳而隋文立，晉王廣而是日，天下地震，綱目皆揭而書之，所以著天顯為世戒也。終綱目變異，揭書是日者三已而。

發明

桓帝微行，無異於孝武，孝成也。然天變何為不見於彼而見於此，得非梁氏絨逆，帝不能討而與之為私，是以天怒若此，用見逆黨固天誅所不赦也。大風晝昏，特書是日，其所以昭示天意，誅討亂賊，豈不明哉。噫。

京師早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質實

任城國名，注見明帝末平十四年，梁國注見周

四年。北匈奴寇伊吾。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

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親，或荒耽耆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貞，或猶

豫岐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

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

置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矣，寧之域而已

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

所聞簡忽，所見鳥可，與論國家之大事，或凡為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

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
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
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
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
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
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為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
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與平之梁肉
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
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
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獲鞞以救之豈暇鳴
和鸞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咎
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瓊之
子也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
置之坐側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定猶病其寬
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
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
於目前姦先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
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
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
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集覽

以獨行舉
獨行言守

正而不休阿於人也史記游俠傳韓子曰讀書懷獨行
君子之德注行下孟反快不快他沒反忽忘也猶豫岐
路猶豫不決也文中子立命篇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
回者注路分二曰岐言情之惑性如岐之感路未有君
岐路之間而不躊躇回顧者莫適所從適音的莫適謂
無指的也左傳曰吾誰適從括囊守祿閉慎不言如囊
口之括結惟務持守祿位而已易坤卦括囊無咎無譽
不循於舊也密如靜貌也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
如亂秦之餘人心澆漓豈可又治以結繩之政易繫辭
曰上古結繩而治朱氏附錄曰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
此俗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禮書曰干以黃為之
其背曰瓦戚斧也二者皆兵器無者所執修闢文教也
如高帝被匈奴圍在平城時豈此文舞所能解馭麥其
轡馬駘其銜駘達來反銜脫曰駘家語古者天子以德
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策故善馭馬者正銜勒齊轡策
善馭人者一德法正百官焉四牡詩注牡馬也鄭玄曰
四牡天子所乘之駕也皇路大路也拊勒鞞鞞公羊傳
注拊音巨炎反以木銜馬口也勒馬轡也鞞音巨展反

猶束也。鞞車轅也。鳴和鸞清節奏。說苑曰：和鸞皆鈴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之行。和在轆上，鸞在衡上，近於馬軾。是車上橫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軛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若車行太速，則不相應。太遲，則不響。若雜然都響，皆不合節奏也。周禮保氏教之，五馭一曰鳴和鸞。山陽仲長統：仲長復，姓統，名也。山陽郡高平人。山陽故城在懷州脩武西北，高平故城在懷州河陽西。

正誤 佚不自覩。今按韻書佚，又陀骨切，當為怠忽之義。政令垢玩。今按垢，汗壞也。玩與翫通。狎也。密如。今按李賢曰：猶言密如也。言其嚴密不散。縱密如句絕。干戚之舞。今按帝舜命禹征苗，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崔寔之意，實指此而言。言之時勢不同也。皇路。今按李賢曰：皇路，天路也。書云：遵王之路。

質實 涿郡。注見帝玄更始二年。山陽郡。名注見成帝河平二年。

書法 書舉獨行終綱目一而已。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曾封四縣賜以甲第

考異 提要作增封賜第無

四縣以甲四字

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勲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於是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絲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集覽 附庸。王制：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不合不朝會也。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公羊傳：疏云：春秋說庸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名通。若畢星之有附耳，然甲第徐堅曰：宅一曰第，漢高詔列侯食邑者，皆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第。武帝為霍去病治第，田蚡治宅。甲諸第。夏侯嬰賜北第。第一張放以公主子取皇右弟平恩侯嘉女成帝賜甲乙第。梁冀於洛陽城內起甲第。

書法

殊禮有三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其一也。梁冀會稽王昱蕭道成唐主淵六佾軒縣黃鉞朝車其一也。齊王攸位在諸侯王上其一也。大司馬溫此其曰殊禮何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贊謁不名。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卷之九十五

十一

也蕭何書賜而備書之至冀則書加而止謂之殊禮
畧之也八朝不趨畧稱殊禮綱目凡四書惟冀及會
稽王昱書如若蕭道成唐
主淵書自則自加而已矣

辰五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寘王建于寘攻殺之

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癱死拘彌王成國與于寘
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
故致死耳評子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會殺代為長史馬
達令發隱覈于寘事殺貪立功名前到于寘設供請建
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意獨成
國主簿秦牧持刀出前斬建于寘侯將輸焚等遂會兵
攻敬斬之而自立為王國人殺之馬達聞之欲擊于寘
帝不聽以宋亮代達亮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焚時輸
焚已死乃斷死人头送敦煌
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
于寘東三百里拘彌亦作拘彌漢書寧彌國王本名拘彌
前書作朽彌史炤曰朽音烏
之名焚
音白

地震 ○夏四月孝崇皇后匿氏崩 **考異** 按和平元年書尊

崇后此條
皇字當削

以帝第平原王石為喪主
歛送制度比恭懷皇后

五月葬博陵 **寶** 一統志云博陵漢桓帝父蠡吾侯

書法 后葬不地此其書地何尊藩妾以后禮非常也
故地凡后葬書地皆譏也終綱目后葬書地七

詳宣帝本
始三年

○秋七月日食 ○冬十月地震

永興元年秋七月蝗 ○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

徵下獄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穆
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

巳癸

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借為王臣後下
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後詣廷尉輸作
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後曰中官近
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
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為禁妬而後獨亢然不顧身害
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振懼天
網之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黜首繫趾代後
枝作帝乃赦之陶又上疏曰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
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
檀車之聲天火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
茂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死者
悲於宅安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
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
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
本朝挾輔王集覽李孫語先進曰季氏富於周公呼喻
室書奏不省集覽與吹通伊顏伊謂伊尹顏謂顏回祭
時禁夏之末帝號即履癸也跖通作下惠之弟秦
淫以墨曰黥繫結縛也趾是也鳴條之事書湯誓伊尹
相湯伐桀戰於鳴條之野注鳴條也春在安邑之西也

安邑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檀車之聲詩小雅扶杜
檀車憚憚征夫不遠注檀車役車也說文云憚憚車散
貌憚尺善反又敕丹反刑隸刑餘之人謂宦官也隸謂
卑隸也寗安左傳襄十三年唯是寗安之事注寗厚也
安夜也厚夜猶長夜長夜謂葬埋也寗安寗音夕
也寗寗倫及又徒門反寗音夕實實冀州注見秦二
世二年信都國
朱穆南陽宛人祥之孫輸作左校注見安帝永初二年
劉陶潁川潁陰人一統志云鳴條岡名在平陽府安邑
縣北二十里即湯與桀戰處境接夏縣李孫氏魯大夫
莊公庶弟季友之後是為三桓之一世執國命者也

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書法

自安帝建安元年書復斷大臣行三年喪至是
三十有四年矣復書聽行而止於刺史二千石

惜哉

○地震○夏蝗○東海胸山崩集覽胸山今海州胸山縣

氏駢邑在東莞臨實實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胸胸縣胸權俱反

甲午

四里上有雙峯如削俗呼馬耳峯傍有龍潭水極清冽秦始皇東巡至胸山界即此○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書法

乳母封君自王聖始未侯其子也馬惠子侯桓爵之濫甚矣特書乳母子深譏之

○秋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

閔實

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函谷關注見陳文帝天嘉六年

書法

書遂至何遠也凡書獵譏也桓為何時遊田自恣且有遂事書其譏之自是再書校獵廣成亦

再書遂延熹元年六年終綱目書獵十三桓居其二而皆有遂事桓亦不知節甚矣

○泰山琅邪盜起

質實

泰山郡各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琅邪郡各注見光武建武五年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

集覽

司隸注見延熹五年

書法

元嘉之元書任城梁國饑人相食矣於是復見綱目書人相食十武再書莽再書安再書桓再

書民之不辛甚矣

○夏南陽大水○巴益郡山崩

質實

巴郡各注見周顯王五年益州各注見後

主建興三年蜀國○秋南匈奴左奠鞬臺耆等及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

擊破降之

南匈奴左奠鞬臺耆等及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東羌因擣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奠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八枚奐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入都尉率好財貨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集覽

左奠

龜茲耆左奠鞬匈奴王號耆耆名也奠於六反鞬若反龜茲縣龜茲音丘慈上郡屬縣名顏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縣金錄火炤通鑑釋文曰郭撲注山海經云錄音渠金錄名也但未詳其形

制質實張真敦煌酒泉人悼之子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質實蜀郡注見後主建興三年秋鮮卑

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

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畧部落畏服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立庭於彈汗山去高柳北三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了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質實

以韓韶為羸長

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狀罪舍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

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以德集覽治劇竭戰反艱也尤政稱時人謂之穎川四長甚也本傳作理劇羸

長泰山郡羸縣之令質實韓韶長社人羸一統志云漢長羸音盈字或作羸之縣名屬泰山郡唐屬東秦

州後省入博城縣故城在濟南府泰安州界

書法邑長耳何以書錄賢也綱目書長四岑彭虞詡韓韶陳寔皆錄賢也

遣中郎將段熲擊泰山琅邪群盜平之考異此當書討誤作擊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偽退設伏虜入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至是詔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擊二郡賊大破之斬其帥公孫舉東郭寶獲首萬餘級質實段熲武威姑城人餘黨降封熲為列侯

冬十二月地震

三年夏四月九苻蠻夷反討破之考異此攻夷狄誤作討閏月

晦日食○蝗

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郡僚及太學能言之士
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
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
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
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
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天欲民殷財阜要
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
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歌三光之文耀天下之心國
家大事聚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今地廣而不得耕民
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
投斤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雖方
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也遂不改錢
集覽鑿薄鑿口
也史炤通鑑釋文曰鑿刻也投斤遠呼
攘臂登高遠呼注呼去聲謂投棄其斤
本傳作投斤
斧而反叛也

長沙蠻反

實

長沙郡名注見
獻帝興平元年

延熹元年夏五月晦日食

戊戌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
冀收考授死於獄中帝由是怒冀

蝗

○大雩

集覽

天雩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
川百源大雩帝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

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
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傍雩五精之帝
配以先帝也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左傳曰龍見而雩注龍
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
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公羊傳注何林曰雩者旱祭請
雨之名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
自責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是以春官司
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尪
以其舞雩不得雨也穀梁傳楊士勛疏曰賈逵云言大雩
者別於山川之雩左氏說不為旱者亦稱大雩則雩稱大
者或如賈言也名之為雩者鄭玄云雩之言吁也吁嗟以
求雨服虔杜預以為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未
知二說孰當范言夫為大旱以六事謝
過或恐如何說舞而呼雩理恐不然

書法

書大雩始此終綱目書大
雩二是年靈帝延平五年

○秋七月太尉黃瓊免○冬十月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

苑 **質實** 廣成苑名注 見延熹六年 ○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

陳龜為度遼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

龜臨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技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委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灾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牧守不良招致灾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將帥不忠聚姦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守去斥姦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涼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龜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 **集覽** 鷹揚詩維師尚父時維靡揚言呂望佐武以億計 王伐紂如鷹之飛揚租更句絕更謂卒更錢也漢律更有三品曰卒更曰過更曰絕更注見景帝三年卒更更候望漢制每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

置吏士而為障蔽謂之候 **質實** 三辰不軌張九韶曰三辰即三光謂日月星也

城伺望烽燧 **經用** 經常也 **質實** 辰即三光謂日月星也

以張奐為北中郎將

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斃破其眾諸胡 **集覽** 講誦自若本傳作與弟子講論自若屠各悉降 匈奴別種名非人名也即漢武時金日磾父休屠王之裔本傳作休屠各注休音朽屠直於反

徵陳龜還龜不食而卒

梁冀與陳龜素有隙徵還代之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請誅之不省遂不食而死

書法 終綱目不食而卒三冀勝陳龜辛謚皆節士也

以种暠為度遼將軍

通鑑綱目卷十一 漢紀五十五 四十五

曷到營所先宣恩信不服然後加討羌虜皆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乃去

方晏然無驚

質實

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候望注同上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質實

秦王政三年注見

蜀郡夷

寇魏虜陵

質實

魏虜陵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蜀郡即古之氏

郡廢以縣屬會州大業初屬汶山郡後周置翼針郡及縣隋初天寶間改臨翼郡乾元初復為翼州領衛山翼水峨和三縣五代至宋元皆為羌人所據不置州縣本朝初平定西羌以古翼州置疊溪守禦軍民千戶所直隸四川指揮使

○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書法

安帝嘗書聽大臣行三年喪矣六年而書復斷桓帝亦書復聽刺史一千石行三年喪矣至是

亦六年耳又以復斷書豈古禮之難後哉人心之不肖可悲矣故綱目悉書之

○夏大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梁后恃姊兄執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益疏之憂恚而崩

葬懿獻皇后于懿陵

書法

后葬不地此其書懿陵何不以合葬也故地凡后葬書地非宜合而不合則不宜合而合者也

下則不宜陵而陵者也終綱目后葬書地七詳宣帝本始三年皆譏也

○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相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請尚書具樹為宛今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訛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

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
箴以風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書過
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鉗士口蔽
主聰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
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
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
已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
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
誰乎衡對單超左棺與梁氏有隙徐璜具璜亦忿疾之
於是帝呼超入室定議帝蓋超臂出血為盟冀心疑
之使中黃門張揮入宿以防其變璜收揮請帝御前殿
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承即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歛諸
符節送省中使璜將廐驕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
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
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續孫朗皆坐
阿附減死免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
為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
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覽

上第上等第一高者乘輿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
師宮室為常處當乘輿以行天下故郡臣託乘輿以

集

言蔡邕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滌瀆言之故託於乘輿
乘去聲書過之吏貢父曰吏當作史馬鹿易形秦二世
三年趙高謂鹿為馬更適猶言改嫁也爾雅釋詁曰如
適之嫁注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適猶女出為嫁也唐
衡即唐兩墮注見後左棺即左回天也解見建和元年
徐璜即徐卧虎注見後具璜即具獨坐注見後都候漢
官儀曰左右都候各一人主劔戟士及天子有所收考
斥賣斥棄也不用也謂不用而賣之以充王府用用字
當屬下句用因也因是**正誤**以充王府用今
除減天下稅租之半**質實**宛縣
見周赧王十七年崔琦安平人

書法

於是周冀第冀自殺書伏誅正其罪也凡上書
事下書官官其事也上書事下書罪罪其事也

發明

梁冀之死滅帝特以恣橫怒而殺之爾非能討
有罪而正誅也然當冀擅權之時誠未有易

然者迨其桓斃無復顧慮漢朝諸人盡亦申告于朝
糾舉本初鵠毒之禍顯明大義討其不赦之罪殘其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五 漢紀四十六 四十六

身汗滯其官庶幾討賊之義暴白於天下而當時則弗暇也是以綱目書伏誅而不去其官僅與實憲同料而不與莽卓比者譏漢人之失賊也下書胡廣等皆以罪免則舉朝阿附逆賊之罪尤曉然矣嗚呼誅逆臣必治其黨急於討賊則以失賊為恥而書法若此為逆者豈有容足之地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封宦者單超等

五人為列候考異一本等誤作者

世謂之集覽五侯唐衛單超左悺徐璜貝璠以誅梁冀功五人同封

以黃瓊為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徒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賦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書責

滂所劾很多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問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實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其受顯戮尚書不能詰實郡名注見光武實建武十九年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閑韋著李雲皆不至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穉豫章人家貧嘗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芟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綿一兩暴乾裏之到家隄外以水漬縣白茅籍飯以雞置前醜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彼而寢嘗俱詣郡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

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中頭謝罪還所掠物
於幽闇以被韜面言肱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閑汝南人
安之玄孫也苦身脩節以耕學為業者京兆人隱居講
授曇穎川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魏桓其
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
千數其可損乎腕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
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
何有哉遂**集覽**安車車以蒲裹輪行故安也鄭玄曰安
隱身不出**安車**車所以養其身體顏師古曰安車坐乘
若今之小車**方峻**端方峻急也舉有**道家**舉察舉也有
道家謂有**道之士**負笈注見順帝永建二年舉察舉也有
通路以葬謂之**隧**白茅籍飯籍薦也籍以白茅取其繁
也易繫辭籍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
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留
祭酌也史記作餼漢書作股並行芮及連續而祭也
謂句絕史記漢高本紀給為謂何休**管實**玄纁注見順
云謂謂以札書姓名若今通刺也帝永建二年
二上八年京兆郡名注見唐玄宗開元十年穎川郡名

注見秦二世三年安陽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

發明梁冀雖誅而姦倖充斥此豈可為之時諸賢不至宜矣列叙書之皆予之也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衆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秉皆為
列侯宗族皆列校即持賞賜鉅萬侯覽上纁五千匹封
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
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
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
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
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諱也今官
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行政化日損是帝歎不諱乎
帝怒速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
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怒并下之獄大鴻臚陳蕃
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即中上官資並上疏為請皆
坐免黜管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諱

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黃瓊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官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黃門與冀共構姦執臨冀當誅乃陽毀示忠以要爵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書

集覽 移副三府以副本上三公之府移注見高帝十一年解體如四支解折無所統

一也左傳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注言不復肅敬也帝者諱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者諱也審諱於物也市長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沐茂姓名也上官復姓楚莊王少子為上官邑大夫

管實 高卿縣名未詳後因氏焉素事梁冀黃門句絕沿革白馬一統志云漢之縣名屬東郡本春秋時衛之曹邑地隋唐以來為滑州附郭國朝省之故城在大名府滑縣西二里李雲其陵人露布注見晉恭帝元熙二年私農郡名注見周顯王四十六年陝縣

書法 皇后兄子何譏私也皇后兄子而與宦者並書賤之甚矣是故苟出於私雖大將軍子弟與宦

者並書建和元年雖皇后兄子與宦者並書皆所以賤之也封若而人殺若而人桓之刑賞可知矣令掾具官子直臣也

發明 其所封者如彼其所殺者如此則漢事從可知矣何待董卓曹操而後見哉書之于冊姑以著

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

書法 超前封侯書宦者以始見也於是再見復書宦者何為車騎惜也以宦者為車騎將軍而宦官之勢益盛矣宦者為將軍自桓帝始終綱目書宦者為將軍七單超趙忠高力士再書程元振揚復恭歐陽晃恃義將軍不與焉符承祖將軍過矣司空甚哉劉騰李輔國

發明 超書宦者已見於前而不嫌於重複者惡而甚之且以著車騎之職非其人也

○燒當羌反校尉段熲擊破之○以陳蕃為光祿勳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漢書卷之十一
五十一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蕃
屏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
故綿象失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
黛不可費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
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

集覽

上象四七宿

以揚秉為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

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執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
使從事衛羽案之得賊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
羽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對曰
論作左校種倫亦以他罪

集覽

從事衛羽從事刺史屬官

從朔方種倫之魯孫也

集覽

職參謀議衛羽其姓名

東平八郡又注見獻帝興平二年朔方郡名注見武帝

元年朔元年

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
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
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敬聞闕矣
拜五官中郎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延曰天子
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辟則畧度錯違陛下以
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黷有
虧尊嚴夫爰之則不齊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故王者
賞必酬功爵必甄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
則日生邪情邪臣惑君亂妾危主惟陛下遠讒諛之
人納譽譽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覽

客星經帝座客星只是彗字變名也天官書大角者

云坐帝坐也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

也占其明盛黃潤則天下大同也龍潛之舊謂桓帝封

伊川傳曰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

庚子

也對博博局戲也杜甫詩相與博塞為
歡娛審審注見安帝建光元年蹇諤為
百官志云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
官即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
外黃人漢

三年春正月詔求太尉李固後

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燮年十三姊文姬為
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
之竟有頃雜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燮中文姬乃告父門
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
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
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
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
悲感傍人姊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
天邪宜杜絕眾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如梁
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成
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集覽六尺之孤幼小之君也羅
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集覽壁識遺曰論語六尺之孤
周禮國中七尺野自六尺皆不從征謂幼者六尺年十
五七尺年二十也酒家傭正義曰傭癡容反為酒家傭

力也司馬相如與保傭雜作韋昭曰
方言曰保傭調之南方奴婢賤稱也
管實徐州注見秦
始皇二十八
城年彭

單超卒

賜超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華發五營騎士特作大匠
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
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姍戚宰
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
為盜賊焉左惟兄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
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炫為京兆尹收岐家屬宗親陷
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
安立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
遇赦乃集覽東園秘器注見哀帝建平四年棺中玉具
敢出周禮天子之喪欵用珪璋璧琮璜琥左回

天文帝時張公謹論事有回天之力今以喻左惟貝獨
坐單超傳注謂貝瓊驕貴無偶故曰獨坐徐卧虎言徐
璜如卧虎之可畏唐兩墮言唐衡持兩端也通鑑考異
曰太子賢注漢書墮作隨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一本兩

作兩雨墮者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寧較索
隱曰較與推通音角前書辜摧為奸利注推專也言已
自專之他人取者輒自辜罪也宋祁曰辜摧者謂障餘
人為皮氏縣之長皮氏注見周顯王四十年北海地志
青州有北海郡案北海禹貢青州也今益都府是安丘
注見光武正誤左回天今按唐太宗貞觀四年發卒脩
建武五年洛陽乾元殿張玄素諫詔即停之魏徵
歎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集覽誤以太宗為漢文帝在
前故云今以喻左惟不知既非漢文帝亦非張公謹也
此但言左惟勢力贊實漢百官志云將作大匠一人二
能回人主之意耳贊實千石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
園土木之功丞一人六百石京兆尹注見唐太宗開元
十一年北海郡名注見永康元年青州安丘縣名注見
光武建武五年

書法 超宦者也其卒之何病漢也曷為病之賜贈過
其官東漢諸臣卒不書官者三單超馬日礮荀攸皆
賤也牧鎮不與焉終綱日宦官書卒三楊復光唐僖

宗中和三年張承業五代壬午年
皆予之也惟單超削其官為譏焉

閏月西羌寇張掖段頰破降之

羌晨薄段頰軍頰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
退頰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
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集覽晨薄薄者追近之義
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音博積石山注見唐
太宗貞觀九年燒何注
見和帝永元十四年

夏五月漢中山崩贊實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四年○秋七月長沙零

陵蠻反贊實長沙郡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零○冬十一

月九真餘寇復反以夏方為交趾刺史降之贊實九貞郡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張九韶曰交趾刺史漢初所置領南
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貞日南七郡又注見唐宣宗大
中十二年

方威惠素著
賊相率降

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

質實

泰山郡名
注見秦始

皇二十八年

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庫火

質實

武庫注見
景帝二年

書法

自建和二年北宮火徙居南宮於是十四年耳
南宮又火踰月而武庫又火變豈虛生哉終綱

目書火十二詳安帝建
元六年帝凡三書焉

○夏以劉矩為大尉

初矩為雍丘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華有訟者常引
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之更
思訟者感之
集覽 雍丘地志陳留有雍丘縣古杞縣也
輒各罷去 正義曰今汴州縣雍或作難並於用

質實

一統志云雍丘漢之縣名屬陳留郡後魏屬陽
夏郡隋初置杞州大業初以縣屬梁郡唐復置

杞州尋廢五代晉始改杞縣漢周至宋仍曰雍丘金復
為杞縣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劉矩沛國蕭人

五月有星孛于心

集覽

孛于心中注見成帝綏和二年

○雨

○六月地震○岱山及博尤來山裂

質實

岱山注見昭
帝元鳳三年

泰山

書法

岱山何東岳也變至四岳非小變矣書山裂始
此終綱目四岳書裂一書崩裂一獻帝初平四

年書崩一晉安帝義
熙五年皆大變也

○秋七月減百官俸或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

集覽

貳字本作貳音
待從人求物也

正誤

當音貳集覽音待
今按貳

書法

綱目再書益小吏俸矣宣帝神爵三年成帝綏
和二年一書增百官俸矣光武建武二十六年

未有書減俸者書減百官俸而國之急亦甚矣終綱
目書減俸五五年宋庚寅年宋齊乙亥年魏梁已亥
年魏復減戊寅年高齊皆國用不足故也惟魏減冗
官之俸庶幾知節者焉齊乙亥年西漢之盛也賜
天下半租東漢之衰也貸王侯半租未幾而復有欵
田畝稅錢之書則剝及下民矣終綱目書貸錢穀二
是年唐僖宗乾符五年後唐貸民以錢不與焉甲申
年自秦始書令民納粟拜爵拜者自上賜下之辭
未稱買也至武帝書詔民得買爵矣買者自下求上
之辭未稱賣也於是書賣則求售於下矣至唐僖宗
至強貸其錢而除之官
乾符五年謂之何哉

發明

王者富有四海四海之財皆已物也而
所為若此書之于冊蓋亦見其愚爾

九月以劉寵為司空

考異

九上漏
園子

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
六老叟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
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
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

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
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太錢受之
集覽
若邪山在會稽山陰縣東南邪余遮反又注見武帝元
鼎六年吏發求民間徵發取求於百姓為人為去声人
謂每一
賞實
劉寵卒平人
宗室丕之子

冬諸羌復反徵段熲下獄遣中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

羌寇并涼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開貪共
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闕歸罪於熲
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上
疏口臣生長邠岐年五十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
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
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且臣窮居孤
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未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
吳未若奉法前交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
集覽
湟中注見
四年義從注見章帝建初五年稽固謂稽留固滯段熲
之軍陸梁猶疆梁也張平子西京賦曰恠獸陸梁又其

泉賦注云陸梁跳也陳右山詩妖狐幻犬陸梁邠雍州
 之域古西戎地本周公劉所居於詩為幽國唐置邠州
 今屬開城路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幽亭索隱曰幽
 即邠也扶風美陽縣是岐注見周顯王八年允官案申
 屠嘉傳允官居其中顏師古曰允謂散輩也如今之散
 官周書宮中之允食人也徐曰無定所執也一介猶言
 撫以清平之政孫吳注見成帝河平二年**實實**一統志
 西戎之地名後三公劉所居為幽國地秦屬內史漢為右
 扶風北地安定三郡地東漢置新平郡治漆縣後魏置
 南幽州後廢北幽州遂去南字隋省幽州義寧初復置
 新平郡唐初復為幽州尋改邠州天寶初復為新平郡
 乾元初復為邠州尋陞靜難軍宋屬永興路金屬熙河
 路元屬鞏昌路後屬陝西行省國朝因之屬西安府

五年春三月皇甫規討沈氏羌降之

考異討當作擊

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
 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
 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涼州復通規條奏牧守貪暴
 殺降羌不任職倚恃權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

萬口皆詣規降集覽沈氏注見安帝永寧元年
 先零注見宣帝永康四年

夏零陵賊入桂陽艾縣賊攻長沙

考異盜賊犯城邑當書

海賊張伯路寇海濱九郡實實桂陽郡名注見武帝元鼎
 則此書入書攻亦傳誤實實五年艾縣一統志云漢初
 所置屬豫章郡晉宋俱因之隋省入建昌縣故城在建昌
 府寧縣西一百里龍岡坪春秋時魯哀公二年吳公子慶
 忌出居於艾即此**地震**冬十月武陵蠻反

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走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
 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
 旗鳴鼓應聲十萬柰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連城之人集
 手肅殺爽而走徵肅棄市復爽門間拜家一人為郎集
覽符守初漢與郡太守為符契以為信注見周赧王五
 十七年兵符拜家一人為郎除爽家一人為郎官也
 即注見武帝元朔三年

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

考異此誤

先是所遣將帥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請
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緹以財自嫌失大
臣節有詔勿劾緹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十一月至
長沙賊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受降十餘萬荆
州平定緹推功於奉
集覽 應奉應姓出南頓本自周武
薦以為司隸校尉
寶實 後百官志云漢置司隸校尉一人秩比二
也應音 於陵反 石治河南領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東
河內河南南七郡應
奉汝南南頓人

以楊秉為太尉 ○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

皇甫規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奉奏又惡絕宦官
不與交通於是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璽書請
讓規上疏自訟曰臣前奏李翁等五臣支黨半國所連
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交構豪
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
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
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
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自來將出不少覆軍有

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
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率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
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
璜左惟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璜昔陷以前事下吏官
屬欲賦歛請謝規誓而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
太李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集覽 文降以文簿虛降非實情也 擔石 擔通作儋或作儼 齊
東北海岱之間名壘曰甌也石斗石也 崩通傳守儋石
之祿者蘇林曰齊人名小壘為儋受二斛石如今受給
魚石壘不過一二石耳 索隱曰蘇解為得之儋音都 濫
反 鮪音胎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儋也又楊雄傳家無
儋石之儲 帝昭曰儋音若 儋戴說文丁甘反 就臣就猶
言縱若 覆軍有五 覆芳六反 敗也 安帝永初二年正月
鄧騭擊鍾羌大敗七月任尚與先零羌潰零戰於平襄

天敗元初二年司馬鈞令仲光擊先零羌零昌兵敗並
沒順帝永和六年馬賢討西羌敗沒建康元年趙坤討
西羌遇伏戰沒 寫之權門 說文寫置物也 增韻注輸
也 案謂以所資巨億之物 緘封完全盡輸之於權要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 ○秋武陵蠻復反郡兵討平之

馮緄坐免考異

此誤書討

七月武陵蠻復反宦官素惡馮緄以軍還盜賊復發免之

書法

坐也者不當坐者也連書皇甫規破羌降之繼書論輸坐校又書馮緄討諸蠻降之繼書坐免

宦官之縱橫甚矣書病漢也

發明

段熲破羌召還下獄皇甫規降羌論輸左枝馮緄平蠻尋亦坐免漢朝賞罰如此諸賢雖欲相與戮力其能救乎

冬十月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

考異

提要上作帝刊本傳誤

質實

廣成一統志云苑名在南陽府汝州西四十里漢明帝所創周迴百餘里上林苑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

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政宜有節况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宜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

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奏不肖

十二月以周景為司空

時宦官方熾任人充塞列位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郎將

質實

張九韶曰

漢置使匈奴中郎將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護南單于

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唯規薦奉前後七上及規為度遼將軍到營數月上書薦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自乞冗官以為奐副從之

以段熲為護羌校尉

質實

張九韶曰漢置護羌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主西羌

西州吏民守闕為段熲訟寃甚眾會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為校尉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案漢故事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發疽卒

集覽

漁食言培克其民若漁獵然姓族謂大姓貴族傳出謂傳詔令其出去

書法

尚書未有書卒者卒朱穆何賢也宦官恣橫穆憤發疽而卒故特書之

七年春二月邗鄉侯黃瓊卒

辰甲

瓊薨謚曰忠四方名士會其葬者六七千人初瓊教授於家徐緝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緝絕不復交至是往

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酒市肉緝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緝不荅更問稼穡緝乃荅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絮高廉餓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荅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維揚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陳留中屠幡為漆工邳陵庾乘為門士泰奇之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

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
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以書戒之
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泰感
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黃允以雋才知名泰見
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不然將
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
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允隱慝而
去允由是廢初允與漢中晉文經持其才智徵辟不就
託言療病京師不通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問疾即
雜坐其門三公辟召輒以訪之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
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
小道破義空譽遠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右並以罪廢陳
留伏香至行純嘿卿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
生業為制科令子弟就李膺邨窮寡暮年人化民有
陳元獨與母居母請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
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
守寡養孤苦身投老柰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
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
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倫譬以
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考成令王與署香主簿謂之曰

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曰以
為鷹鷂不若鴛鳳故不為也魚曰枳棘非鴛鳳所集百
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入太學與符融比
字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
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
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牀
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雖宴居必正衣服妻子
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
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

集覽 郡鄉城名在陽翟
聲色之異不應徵辟卒於家

穎川郡郡口浪反為飲食為去聲飲食如字讀下不可
得食食音飲得食衣去聲服之也季偉茅容字介於古
人相見必因紹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者因也言因人
以相接見也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上公
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史記魯仲連傳請為紹介注
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也介不一人
故禮云紹介而傳命夷蹠章懷曰夷平也踞大坐蹲也
夷置夷舉綺反板為閣以藏物也謂以所餘半雞置之
於夷草蔬草粗也同飯南遠反餐也隱不違親顏師古
曰介子推之類也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去

之介山文公求不得焚山而死韓詩外傳云晉重耳之
亡也過曹里息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
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食之乃能行左傳作介之推注
介姓推名之語助頁不絕俗顏師古曰柳下惠之類也
柳下惠春秋時魯公族展禽字季康柳下而施德
惠因以為號或曰名喜字禽仕僖公為士師三黜不去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柳下柳下
何為是柳下者晦庵曰柳下依也李謙齋曰猶皇皇
也數允隱慝數上聲計其一二而責之也慝惡也本傳
作數允隱慝織惡十五事蒲亭長蒲亭在陳留郡考城
縣漢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以禁盜賊考城縣屬
陳留今淮州縣史記漢高功臣表有戴侯索隱曰戴地
名音再應劭曰漢章改戴曰考城在故陳留縣鷹鷄左
傳季孫行父曰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鷄之逐鳥雀
也枳棘枳似橘周禮曰橘踰淮北而為枳是也
棘小棗叢生者比字比毗至反屋邊聯比也正誤不
違親今按集覽所引新序韓詩不足為證左傳僖公二
十四年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
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註

曰母子俱隱至死不出所謂不違親也貞不絕俗今按
柳下惠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
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質實陳
之而止此正不絕俗之事集覽不引為證何也質實留
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一統志云鄆陵春秋鄭邑名鄭
伯克段于鄆即此戰國謂之安陵漢始置鄆陵縣屬潁
川郡東魏屬許昌郡北齊省入許昌縣隋改置屬許州
唐因之宋屬開封府金元因之本朝仍舊屬開封府
濟陰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漢中郡名注見周赧王
四年考城東漢之縣名屬陳留郡晉省後魏置考陽縣
北齊又改為城安縣屬濟陰郡隋復為考城縣屬宋州
唐置東梁州尋廢以縣屬曹州五代晉漢屬開封府宋
屬拱州後仍屬開封府金元屬曹州又改屬
睢州元仍舊本朝因之屬開封府

三月隕石于鄆

集覽

鄆音戶扶風郡縣古扈國也有潒水
灋水出東南皆北過上林苑秦荆陽

宮在質實

一統志云鄆古地名本夏時扈國啟為崇國秦
為鄆其亭漢始置鄆縣屬右扶風郡晉屬始平

仍舊魏屬京兆郡唐宋金元皆
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書法

綱目書隕石十有二舍是無書者矣詳秦始皇三十六年史失之也

○夏五月雨雹○荆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艾縣賊平之考

異擊當作討

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遂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還營莫不泣涕尚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感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蓐食破平之尚出兵三年

集覽

申令再三號令也秣馬蓐食光武建武十二年蓐食注同

上五年

實

度尚山陽湖陵人

冬十月帝如章陵

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胡騰亡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荆州刺

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干擾詔書多除人為即太尉揚秉上疏曰太微積星

名為即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宜割**集覽**司隸校尉注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乃止

元年都官從事都官中都官也顏師古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太微積星名為即位太微注見景帝

後三年積聚也天官書曰五帝座後聚一十五星曰即位正義曰即位五星在太微中帝座東北周之元士漢

之小均耀光潤有之則吉所謂即官上應列宿是也**實**

實胡騰人

段熲擊當前羌破之○十二月還宮**考異**按帝還宮注云

間無異事則不書帝此句上有段熲擊當前羌破之十二月下漏帝字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官之苦縣祠老子**集覽**苦縣史

傳老子楚苦縣屬鄉曲仁里人索隱曰地理志苦縣屬淮陽或謂屬陳國誤也苦音怙或音古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源縣界有老子宅及廟晉太康地記苦縣城東有賴鄉祠老子所生地也屬或作賴屬亦音賴

質實

志云苦縣本春秋楚之邑名漢置苦縣屬臨淮郡晉更名

關封府鹿邑縣東七十里老子祠在鳳陽府亳縣乃老子所生之地後人為立祠於此漢桓帝嘗命邊韶為文

書法

人主崇道教始此故謹書之明年而有親祠濯龍之書矣

○是月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

書法

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求士者五詳文帝二年帝居其二然未聞有改焉則亦具文而

矣已

○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賈為都鄉侯

候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賊億計揚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任給使

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衆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韓續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自殺又奏貝瑗兄恭賊罪瑗賤**集覽**貪婪注見宣帝章和二年省闈注見武帝都鄉侯後元二年其開公具對今其開說與揚秉具以回對除君之惡惟力是視此左傳文也僖二十四年寺人披對晉文公曰云云注為君除惡當及吾力而為之公羊傳定十三年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

質實

都鄉縣名注見章帝章和二年

書法

三闈之罪者矣不書以罪何罪不專在三闈也不專罪三闈所以深罪桓帝也自秦皇以來感

於宦闈者多矣未有黨護之如桓帝者故綱目於桓帝之篇始則書梁冀末則書宦官而已宦官書自殺

始此書賤始此終綱目官官書自殺二左惟侯覽書
賤二貝瓊白志貞書免二石頭侯覽書削官三程元
振仇士良
李穀寔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帝多內寵鄧氏驕忌
廢送暴室以憂死

書法 鄧后本以憂死則曷為以殺書甚帝也帝多內
寵鄧后妬忌恒也而廢送暴室以致其死故甚
之綱目書殺廢后自桓帝始終綱目廢后書殺三
年鄧后灵帝光和元年宋后梁庚申年魏乙弗后晋
賈氏為臣所
廢殺不與焉

詔李膺馮緄劉祐輸作左校

宛陵羊元群罷北海郡賊汙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亦
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群行賂宦官膺竟反
坐卑超弟迁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
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天下良田

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後書所在依
科品没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

也飛章章表也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飛章無姓名上
章者若飛來也顏師古曰不知所從來猶言匿名書固

天下良田
固必取也
正誤 固天下良田美業今按固如求母固之
固猶強名也晉書刀氏專固山澤為京

口之
管實 宛陵縣名注見梁武帝太
清三年劉祐中山安國人

書法 書論輸多矣未有書詔者書詔何未具獄之辭
也以見黨護閣官憎惡正人皆出於帝意也

目書詔輸作二
李膺等劉猛

詔壞諸淫祀

特留洛陽王渙
密縣卓茂二祠
管實 一統志云王渙鄭人桓帝時累官
洛陽令為政得寬猛之宜及卒百

姓追思為之立祠卓茂宛人王莽時為密令教
化大行先武即位徵為太傅及卒詔立祠祀之

夏五月太尉秉卒以劉瑜為議郎

秉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
賢良劉瑜乃至上書言中官不當裂土傳爵嬖女冗食
傷生費國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
郡考事公行財賂民愁鬱結去入賊黨官輒誅討貧民
或賈首級要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娶相視分裂陛下又
好微行近習之家賓客市買因此暴縱惟陛下開廣諫
道博觀前古遠俟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矣
詔問灾咎之證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
事瑜對愈切

集覽

依違其辭依違兩可無所操決也周
公世家叙傳曰依之違之周公緩之

是實

劉瑜廣

書法

秉不書姓缺也綱目兩漢諸臣卒不書姓者恒
稱也秉清白忠貞有大臣節不當止從恒稱故

知其缺也

桂陽賊攻零陵度尚擊斬之

考異

此攻字亦當作寇
擊字亦當作討

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掾史白球遣家
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

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机發之
多所殺傷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地執反决水淹賊
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度尚徵還詔以為中即將討擊
斬之復以尚為荊州刺史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
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尚懼為已負乃偽言蒼梧賊
入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會赦磐不肯出曰磐實不辜
赦無所除如以苟免未受侵辱乃徵
尚面對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原之

集覽

引机發之引
開弓也主發

謂之機吳越春秋橫弓著臂施机机設樞注釋名弩柄曰
臂鈎弦曰牙牙外曰郭郭下有懸刀合而名之曰机言
机巧也亦言如門戶

實實

陳球下
印人

段熲擊西羌破之

段熲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不
戰虜遂敗散斬首二萬獲數萬人降萬餘落封都鄉侯

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

蕃讓於太常胡廣議即王暢弛刑徒李膺不許暢喪之
子也嘗為南陽太守奮厲威猛大姓有犯或使吏發屋

伐樹埋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教化人在德不在

武建武二

管實

王暢山陽高平人季膺頴川襄城人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論語之文

集覽

弛刑徒注見光

八月初歛田畝稅錢

書法

初者何志始也綱目重取民每謹書之是故高帝為算賦則書初武帝推酒酤則書初桓帝歛

田畝稅錢則書初晉孝武增民稅米則書初唐定租庸調則書初德宗作兩稅則書始行間架陌錢則書初稅茶則書初皆謹其始

取民也詳漢初戊戌年

○九月地震○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為后時竇融之玄孫武有女亦為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為皇后

管實

魏里縣名注見元帝永光元年竇武平陵人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立

政之要記功忘失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教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凶并遣愛度遼今三垂蠢動

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

卒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許亮帝召膺詰之

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句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戾之罪自知蒙責

死不旋踵乞留五日慰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讓曰女弟之罪司隸何愆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

氣休沐不敢出官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

有被其容接者**集覽**均吉甫之功言馮緄之功與吉甫名為登龍門云之功同也詩六月篇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注吉甫尹吉甫也詩烝民篇維仲山甫柔亦不

午丙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人運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象

寬歷典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以劉寬為尚書令

質實 劉寬華陰人 司徒崎之子

茹剛亦不吐羹云柔猶濡也剛堅疆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疆弱維仲山甫則不蒸遺愛度遼愛惠也末壽二年李膺為度遼將軍到邊羌胡即畏服膺以先所掠男女悉送還之三垂蠡動三垂三方邊垂也杜預曰垂是遠外之名蔡氏書傳曰蠡動也蠡蠢然無知之貌合柱夾壁也誅少正卯注見順帝求建二年風裁風者雷厲風飛質實 野王縣名注見周赧王之謂裁才代天能鑒別也質實 五十六年尹吉甫江陽人周宣王時為大將北伐玁狁有功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仲山甫周宣王之臣尹吉甫作詩美之

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隔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歎喪軀誠可痛也臣切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集覽

時亦罔或克壽書無逸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注殷自中宗高宗祖甲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惟耽樂之從伐性喪

正誤

截趾適履孰云其愚集覽無注與斯人追歎喪軀皆所引之辭適猶稱也就也言履小而截趾以就之猶未足為愚何如貪逐淫歎以喪其軀

之其人其愚尤甚於截趾也質實 趙典成都人戒之子 荀爽穎川穎陰人

司隸豫州饑

集覽

應劭曰漢置司隸治河南豫州治譙

死者十四五

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

規欲求退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
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
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為
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
上病猶言稱病漢書謝病是也威明欲避第仕塗
明皇甫規字也謂規意欲退歸第宅避仕宦之塗

夏四月河水清

書法 清於桓世其為不祥也審矣綱目書河清二皆
百年爾則千年一清
之說亦不足信矣

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

以文廟為壇飾淳金鉤器
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
之若今既及鬻饒之類
集覽 文廟文采色也廟君例
反西胡毳布也織毛為
口華蓋晉天文志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蔽覆

大帝之座故天子之華蓋法而作之崔豹古今注黃帝
與蚩尤戰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
因作華蓋又一說注
見晉穆帝永和三年

書法 親祠何不當親也故文帝祠五帝廟書親武
帝祠竈書親桓帝祠老子書親皆不當親而親

也者

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寇掠九郡。秋七月諸羌復反。

復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州。殺南陽太守

成瑁太原太守劉瓚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

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
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
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允隙由
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

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晁為功曹皆委心
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
甥李頌素無行唐衡以屬資用為吏滂不召資捶書佐
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零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
止於是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
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
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
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
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
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
執縱橫岑晁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
小黃門晉陽趙建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亦於赦後
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官官因緣譖訴瓚
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
張儉為督陞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奉
奏覽破其塚宅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
汝南太守李嵩女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
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於是官
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髡輸作陳蕃與司空劉今
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

冠賊在外四支之疾內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
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
深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况乃產無
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誠不愛已不當念
先帝得之勤苦而劉瓚成瑨誠心去惡而今伏歐刀翟
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生昔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
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
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
省之士簡練清高片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治於下矣
帝不納官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
長史以下多至抵罪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
以象設教臣切見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
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冬大寒
竹栢傷枯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
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
也劉瓚成瑨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
譴讓漢興以來未有在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案
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
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
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

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
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閑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復
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魚倍常寵係嗣
未兆豈不為此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黃老清虛
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不飲
父生恩愛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
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嗜欲不去
殺罰過理柰何欲如黃老浮屠乎尚書奏楷違經誣上
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者而天子
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盛故
楷言及之璠璠竟死獄中璠璠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
時天下惜之岑晷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
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蒙自遺其
咎吾可容隱之乎晷竟獲免彪嘗為新息長小民困貧
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
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椽吏欲引南彪怒曰賊
冠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
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
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
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逢有竟案殺之宦官教成

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
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
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
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
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
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
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
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
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
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
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之所附也臣
宜坐之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
杜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為鄉嗇夫知其異
器即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
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
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
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
隱情惜己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
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
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集覽

不畏疆禦詩烝民篇文注不畏懼疆禦梁禦善之人也公羊傳莊十二年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注禦禁也言力疆不可禁也猶乳犬攫虎伏雞搏狸積誠之至也寔履到門列子黃帝篇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皆忽遽也與躡通雋不疑傳暴勝之躡履起迎即此注見武帝天漢三年督郵注見明帝永平七年誠心去惡去上聲本作原其誠心在乎去惡歐刀注見安帝延光元年申屠嘉召責鄧通申屠復姓其先周幽王申氏兄侯之後及孫居安定屠原因氏馬或曰申屠楚官號也文帝後二年鄧通居上房怠慢丞相申屠嘉坐府召通責曰通小臣戲殿上當斬文帝召通謝丞相此吾弄臣君其釋之董宣折辱公主光武建武十九年湖陽公主蒼頭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維陽令董宣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殺之主訴於上上令宣叩頭謝主宣終不俯長史已下太尉府有長史掌兵馬皆因番而抵罪抵罪注見漢王劉邦元年襄楷姓名魯莊公子襄仲之後也子孫以謚為氏於占為句占視兆問也房心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天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天府曰天駟注引春秋說題辭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宮索隱曰洪範五行傳天

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宋均云房近心為明堂又別為天府又天駟京房易傳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受易於梁人焦延壽西漢時學官也易傳謂解說周易之經義者揚士勛曰京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為易作傳故曰京房易傳地吐妖左傳地反物為妖願賜清閒於清靜閒暇時願賜召見而極言也清閒史作清閒義亦通黃老注見周顯王十八年浮屠釋典僧曰淨屠表宏漢記曰淨屠佛也佛者漢言竟也將以竟悟群生也案魏志淨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淨聲相近皆西方字其來轉為二音以華言譯之則曰淨覺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桑中之詩衛之公主淫亂男女相奔故作是詩以刺之所以不三宿桑下者三宿則久久則恐念及期我乎桑中之事也言浮屠之精誠如此之專至單天下之味單與殫同極盡也司寇論刑論盧昆反議法也注見文帝六年輸之司寇傳言相時而動相時而動左傳之文也公孝岑晳字新息長汝南有新息縣長猶令也案汝南今蔡州是新息今息州是掾吏歆引南掾俞緡反官屬也歆引南謂欲向城南案盜賊也劉貢父曰吏當作史名之為賈凡生男則名曰賈子生女則名曰賈女河內即汲郡也今

懷州是史記魏世家文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索隱曰大河在鄴東故名鄴為河內正義曰古帝王之
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南入海曲繞冀州
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即東北入海曲繞冀州
故言河內也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是已善風角善能
推占風角也風角注見順帝陽嘉三年逮捕注見高帝
九年收掠劉伯莊曰收繫也掠音亮答擊也平署贊曰
猶言連署也北寺獄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
也若盧獄注見安帝永初二年言切句絕謂所言太切
直也張鳳寺上書訟臣延熹五年下皇甫規獄張鳳等
三百餘人詣闕訟其寃名行戶浪反等輩也行春行
下孟反循行也續漢志曰郡國常以春月行所主縣勸
民農桑振救乏絕高密注見漢王劉邦四年鄉嗇夫後
百官志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注嗇者省也夫賦也
言消息百姓均其役賦閉門掃軌軌車轍也車輪所輾
之迹也閉其門戶而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自同寒
蟬喻劉勝寂嘿不言也楚辭悲哉秋之為氣也蟬寂寞
而無聲賞刑得中中去聲當也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令問休揚令善休美也問與聞
通並音文運反謂善美之名聞播揚也

正誤

宿桑下今

按釋氏四十二章經云沙門受道法者日中一食樹亦
一宿慎莫再矣又大智度論十二頭陀八樹下坐九露
坐註云樹下思惟求道猶如半舍尚生暑故故露坐也
夫沙門於樹下唯止一宿慎莫再宿即不三宿之意恐
久則愛戀質實蠶吾縣名注見質帝本初元年甘陵縣
之心生矣賈彪南細陽人成瑨弘農人岑暄棘陽人郭泰介休人
濟水南細陽人賈彪南細陽人成瑨弘農人岑暄棘陽人郭泰介休人
賈彪南細陽人賈彪南細陽人成瑨弘農人岑暄棘陽人郭泰介休人
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劉瓚高唐人張儉山陽高
平人下邳縣名注見高帝六年東海郡名注見秦王政
三年平原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新息縣名注見平
帝元始四年河內漢之郡名治野王縣晉因之後魏改
置懷州唐初置河內郡隋初郡罷州存大業初廢州復為
河內郡唐初置懷州治野王城天寶初復為河內郡乾
元初復為懷州屬河北道宋屬河北西路金改為南懷
州又置沁南軍元初復為懷州屬河北道宋屬河北西路
懷慶路本朝改為懷慶府隸河南道杜密穎川陽
城人陳寔穎川許人高密縣名注見漢王邦四年陽
書法激皆一偏之論也網目於此有權衡矣是故書

通鑑綱目卷十一

漢書卷九十九

七

殺書捕書遂策免而皆具其官皆所以甚帝也然二

百餘人書曰部黨則諸君子亦不得以分受其咎矣

發明 在易之否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為否之匪人

可崇以祿當是時也群陰用事天子以儉德避難不

之時君子括囊遠遁猶懼不免乃欲以一簣之微力

障類波橫流之衝雖復明目張膽延頸就戮夫復何

益綱目於瑣瑣書殺膺密書捕皆不去其官部黨書

下獄亦哀之而已夫豈樂予之哉

以竇武為城門校尉考異

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勾施貧民由是

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

匈奴烏桓聞張真至皆相率還降真誅其首惡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患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

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

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為東部從

右北平以西至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集覽 檀石槐鮮卑

平注見秦王政三年

作扶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

以占吉凶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其王葬用玉匣又注見

新莽始建國元年滅貊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上谷注見秦王政三年

